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 中 國 文 讀 本

第 六 冊

編 者 朱 文 叔

校 者 陸 舒 新 費 城 遠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目錄 頁數

離鄉(上) 王統照	一
離鄉(下) 王統照	六
饑饉薦臻的華北 亨丁登著 潘光旦譯	一三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二一
上宰相書 朱熹	二四
康濟錄序 蔣中正	二八
以上為第一組		
季氏將伐顓臾章 論語	三二
大同與小康 禮記	三三
機器促進大同說 吳稚暉	三四
苦齋記 劉基	三九
目錄	一



缺陷論 李石岑……………四二

以上為第二組

父與子(上) 朱溪……………四八

父與子(下) 朱溪……………五七

陳情表 李密……………六八

蘇氏族譜引 蘇洵……………七〇

祭妹文 袁枚……………七二

祭十二郎文 韓愈……………七五

以上為第三組

張釋之為廷尉 漢書……………八〇

衛鞅論變法 史記……………八一

馮諼 國策……………八二

厲王監謗 國語……………八五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傳……………八六

華元爲植巡功 左傳..... 八七

以上爲第四組

歐遊雜詩六首 吳宓..... 八九

萊因河 朱自清..... 九五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上) 梁啓超..... 九五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下) 梁啓超..... 一〇〇

從紐約到芝加哥 星野..... 一〇六

渡落機山 星野..... 一〇九

以上爲第五組

教戰守策 蘇軾..... 一一六

告友邦人民書 蔣中正..... 一一九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宣言(上)..... 一二三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宣言(下)..... 一二六

以上爲第六組

不為與不能 孟子.....一三〇

庖丁解牛 莊子.....一三三

君子善假於物 荀子.....一三四

*人和自然 杜亞泉.....一三五

*喜怒哀懼 張耀翔.....一三八

談情與理 朱孟實.....一四一

以上為第七組

*音樂與人生 王光祈.....一四八

*美育與人生 蔡元培.....一五〇

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一五四

文學季刊的發刊詞.....一五七

論「逼真」與「如畫」 朱自清.....一六一

文字求簡之弊 吳文祺.....一六六

以上為第八組

〔附註〕 課題右上角有*者，係特約撰述之作品。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第六冊教材支配表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教學目的	災情之描述及災賑方法之記述	社會理想及人生意義之述論
課目	離鄉上 離鄉下 饑饉薦臻的華北 越州趙公救舊記 上宰相書 康濟錄序	季氏將伐顓臾章 大同與小康 機器促進大同說 苦齋記 缺陷論
體裁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議論 議論 議論 議論 議論 議論
內容	本組首二課寫農民逃荒離鄉之慘狀；第三課敘華北水旱饑饉之疾苦；第四五課為記述賑災方法之作；末課則由救援災禍而推及於地方要政之設施。蓋賑災救貧，實為我國目前最迫切之民生問題，本組即以此為柱意。	本組首二課錄自論語及禮記，介紹古經中先哲對於民生及社會問題之思想；第三課對於物質文明之進步，人類社會之實現，目的在使社會人類之痛苦之相倚目的；第五課論快樂與痛苦之出發點；目的在使學者領會人生之意義。
附註		

教材支配表

第五組	第四組	第三組
歐之美文之化	古代政治思想及政治關係 載記之	家人間的感情抒寫
<p>歐遊雜詩六首 萊因河 亞爾沙士洛林兩州上 亞爾沙士洛林兩州下</p>	<p>張釋之為廷尉 衛鞅論變法 馮諼 厲王監謗 虞師晉師滅夏陽 華元為植巡功</p>	<p>父與子下 陳情表 蘇氏族譜引 祭妹文 祭十二郎文</p>
<p>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p>	<p>記敘 記敘 議論 記敘 議論 記敘</p>	<p>記敘 抒情 議論 應抒情 應抒情 應用</p>
<p>本組首課為紀遊詩，寫北歐諸國之風土景物。以下各課，皆為紀遊文。含二課，歐、萊、法、德、美、東。二州著名，歐、萊、法、德、美、東。其歷史之糾紛；第五課寫美國東部工業地帶之特色。</p>	<p>本組選錄諸史，皆取其篇幅短而有意義、有趣味、並於文字方面富有應用價值者。內容方面，則可藉以窺見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及政治關係之一斑。</p>	<p>父子之愛，第三課寫祖孫之愛。第四課介紹我國家族制度上譜牒學之常識。第五、六課則摭寫兄妹、叔姪間之至情。第三課以下，皆選錄古名家之傑作，程度較以前各冊所收同類文字為略高。</p>

第	組 七 第	組 六 第	組
價的藝文 明設之	解喻之理哲	策政家國 告宣與陳敷之	描素
自己的園地 美育與人生 音樂與人生	談情與理 喜怒憂懼 人和自然 君子善假於物 庖丁解牛 不為與不能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 宣言上 宣言下 告友邦人民書 敬戰守策	從紐約到芝加哥 渡落機山
議論 說明 說明	議論 說明 說明 說明 議論 記敘 議論	應用 應用 應用 議論	記敘 記敘
之略史及將來之趨向；末二課則係	本組首三課說明文藝對於人生之價值；第四課述現代我國新文學運動	本組所選，以淺顯之哲理文字為主。首課錄自孟子，第二課錄自莊子及荀子，可使讀者嘗先秦諸子思想之一轍。第四課自中西各派哲學之觀點，說明人和自然之關係；第五課自心理學之觀點，說明人類四種基本情緒；第六課則以倫理學的觀點為主，說明理智、情感與人生之關係。	西部殖民開闢之經過，而尤側重於民族性之描寫。

組 八

術技和值
示指與

文學季刊的發刊詞
論逼真與如畫
文字求簡之弊

應用
說明
議論

論文字技術之作，特選爲本書之殿
軍，以爲本科教學上之總結束。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 第六冊

四

離鄉(上)

二月的天氣還脫不下冬日的棉衣，雖是一路上已可看到初放青芽的草木，早晚卻還是冷颼颼的。大有這一家的走幸得有蕭達子幫着忙，省好多事。那癆病鬼每到初春咳嗽便漸減輕，可是去年冬天的飢餓與憂恐，埋伏下長久的病根，現在走起路來還得時時向土地上一口口的吐着黃色的稠痰。他送大有到外邊去，是自己的情願，不是大有的邀請。年紀固然不過三十歲，他知道很不容易等到大有從外邊再回故鄉。多年的鄰居，又是一同共過患難的朋友，這次離別在他跳動的心中感到淡薄的悲哀。明知道處在這樣翻翻覆覆的世界中，亂，死，分手，不意的打擊，離散，算得了甚麼事！何況自己這麼今天病、明天



不能喫飯的情形，對於誰也沒有過分的留戀。然而自從知道大有一家三口人決定要過海去找杜烈，去找他們的命運時，蕭達子覺得這便是他與大有末一次的分離了！自然不能勸人家死靠着可憐的荒涼地方，喝着風，白瞪眼，像自己一樣的活受。出去麼，也不一定可以找得到好命運。他對於這件事，不贊成也不反對，不過良心上覺得非把這位老鄰居送到海邊不行。『大約就是這一場，病倒在路上也還值得！』於是他便牽了拉太平車的牲口，在前頭給大有引路。

太平車是比較兩人推前後把的車子來得輕便，只要一個人推起來，前面有牲口或是人拖着拉繩便能走動。小得多，不能坐幾個人，也載不了許多東西。自從去年的兵亂，鄉村中的大車已經很少了。大有這次全家走路非用車子不可，好容易從別村子裏借到這一輛。蕭達子把他們送到海岸，住一宿便可推回

空車去還人家。他們走的是到海邊坐舢板往那個都會的路，比起坐一元幾角的火車來能省下不少的錢。大有自己推着，聶子隨着走，時而也替蕭達子拉那隻毛驢。大有的妻坐在車子的一邊，那一面是被窩與新置的家具、食物。

因為決定了多日的計畫，大有在啓行的時候並不覺得有甚麼難過。陳老頭雖然可以勉強拄了拐杖少少走動，大有典地的事卻不肯再麻煩他。剛過了年，他託人到鎮上去典給裕慶店裏，也彷彿是指地取錢，一共得了不過六七十大洋。債務償清便去了半數，添買了點零用的衣物，他計算着到杜烈那裏也所餘無多了。多耽延一天的日子就得多一天的化費，他現在真成了一個無產者！喫的東西都得用現錢去買。所以天氣剛剛溫暖些便決定出門。陳老頭還送了一袋子麵食、幾斤鹹菜，那被世事壓迫着快要到地下去的老人說話也沒了從前的精神，他不留

戀大有守着那幾間破房子在村子中受餓，可是到外邊去怕也有窮途的日子！當陳老頭拄着拐杖在門口看那太平車要往村外走的時候，從他的乾枯的眼瞼裏流出了兩點真誠的熱淚。那不止是爲的奚二叔的兒孫要永別他們的故居，也不是平常分離的悲感。那老人甚麼都明白，眼看着像「樹倒猢猻散」，大家終有一個你東我西的日子來到，這多少年來是快樂安穩的農村弄到要沈落下去，他的經驗與感懷，自然逼得出他的熱淚來！

大有自從由那老舊的屋子中往外走時，就板着呆呆的面孔，不願意同誰多說話；對於妻與孩子似乎分外有氣。行李本來是很容易收拾，然而放上去又拿下來，不知要怎樣方能合適。末後他將一大瓶從鎮上裝的白酒用細繩子緊緊縛住，纔悶悶地推起車把。

蕭達子雖然不懂事，他卻能設了解大有的心情，直待這出

門的主人說走，他纔把那條短短的皮鞭揚起來。村子中的男女自然有好些都到村口送他們遠行，誰也不會說句好話，楞着眼看這輛車子碾着輕塵向大道上滾去。

就這樣上路，一個上午僅僅走出五十里地去。

過午打過尖，再動身，漸漸向山道上奔。這道是通向南方去的幾縣的通道，盡是嶺、坡、柞樹林子，很不平展。路中遇到不少的太平車，與挑着孩子、行李的人，有往南去也有向北走的。誰也知道這窮荒的道上的人都是一樣的逃荒的農民，雖然有幾縣的語音，然而遇到同一的命運！初春正是好作一年計畫的始期，到各處去還容易找到工作；離開沒法過活的他們的故鄉，往四方去作飄泊的乞人。他們臉上都罩着一層晦暗的顏色，破舊的衣褲與蓬亂的頭髮，有的還穿着夏日的草鞋。幾歲的孩子坐在車子與竹篾子裏淌着黃鼻涕，餓的叫哭，大人

卻不理會。即便有點預備的乾糧也不肯隨時哄孩子不哭。有的還在母親的懷抱裏，似乎也吮吸不出乳汁，那樣嬰兒的啼聲更加淒慘。大有在路上遇見的逃荒羣中，他總算是很富足了，有食物，有酒，還有餘錢，穿的衣服還比人家整齊許多。從南方來的人看着大有與他的妻以爲他們是去看親戚的快樂人家，有人問他，大有便含糊着答覆。

走過十多里，他們找到一個下坡的地方停住車子，在那裏休息。蕭達子煙癮頗好，雖是咳嗆，他的小旱煙管總時時帶在身邊。他放開拉驢子的細繩，放任牠在石頭旁邊啃草，自己便蹲下吸煙。……

離鄉（下）

王統照

蕭達子直着眼向前路上看，恰巧由微青的小柞樹林子中的小路上，走過來三四個男女。

『又是一些逃荒的！』對大有說。

『不到一天，碰到了十多起，都是沂州那一帶的，他們偏向北走！』大有有的答覆。

『誰也不知道上那裏去好，像蒼蠅一般的亂撞！』

靜靜着等到前路上的男女走到他們的身旁，相望之下，大家都可以了然。不過來的這幾個外路人境況更壞，沒有車輛，也沒有多少的行李。一個彎腰抹着鼻涕的老人，用草繩子束住深藍色的棉襖，上面有十多個補綻的地方，袖口上像是兩片光鐵，油污的顏色映着日光發亮。頭髮是花白、稀少，連帽子沒的戴。走道十分喫力。另有兩個男子，年紀輕的挑着兩個草籃，一對兩三歲的小孩在那端，另一籃中有小鐵鍋、破碗、棉被，還有路上檢拾的柴草。他有高大的體格與寬闊的面目，令人一見知道他是個很好的農夫。女人穿着青布包的蒲鞋，紅腿帶

，肩頭上扛着一個小被捲。最後面的男子像是挑籃子人的哥哥，四十多歲，用兩隻空手時時揉着肚子。他們都很倦乏，到這些石堆前面早已看見有人在一邊休息，便不用商量也停住腳步。女人坐在小被捲上張着口直喘，一個如亂草盤成的髻子拖在肩頭上，還約着褪色的紅繩。

『憩憩罷，也是從沂州府來的？』大有站起來問。
挑擔的年輕男子從肩上卸下兩個籃子來道：

『一路，和前邊走的都不遠。』

話沒完，一個小些的嬰孩呱呱地哭起來，頭上戴的大人的布半帽，扣到那小耳垂上，他躺在草堆裏伸動穿了破紅布褲的兩隻小腿。

『哎！要命！小東西哭，再哭也沒有奶給你喫。』女人將孩子從籃子裏抱起來，解開拴的衣帶，露出一個下垂的鬆軟的

乳頭，堵住那不過一周歲嬰孩的小口。還在籃子裏瞪着眼向她媽直看的小女孩沒做聲，把兩個黧黑的指頭含在舌頭底下。年輕的男子用背抵住一塊大青石，伸伸膀臂：

「有孩子真是活冤家！奶又不多，討點乾糧來又喫不下，多早路上丟了就完事！」

老人簡直伏在樹根上像沒聽見，揉肚子的男子還隔幾十步就蹲下來。女人一面拍着孩子，眼裏暈暈地道：

「早知道這樣年頭，都打下去，也省得死了還放不下心！……」她身子一動，懷中的嬰孩又無力地啼哭起來。

「走！走！走下去，還不是得賣給人家！」

「果然能賣給有錢的人家還真是孩子的福氣！」那面目和善的年輕女人像哀求地這麼說，兩顆很大的淚珠卻落在孩子的紅布褲上。

蕭達子不轉眼珠地向他們看，現在他再忍不住了：

『二哥，你這是一家？』

『一家，咳！』

『後頭揉肚子的是……？』

『我大哥，他從上年給人家做工夫，喝涼水弄出這個病，如今甚麼力氣也沒，活受！一家人就是我和她還可以挑的動，拿的起；要不，怎麼會落在別人的後頭！』……

『現在要到那裏去？』

『那裏去？那裏的人少說也走了一半。今年准保地畝賤了個沒法辦。不止是很窮的人家，那些小財主一樣是有地不見糧食，也得同大家似的拋開地滾他媽的。一開春有許多人向縣衙門裏去繳地契，情願都送給官家，以後別再問地要錢。不行！朝南的衙門就是化銀爐，要的是大洋元、鈔票；地契不收！……』

……人家有下關東的，往南省去的，也有向北來的。咱們這一路因爲連盤費都湊不起，只好先到就近的縣分裏，——好點的地方逃難！……你要往關東去嗎？」

『送人去，他這一家往……』

『這一條路向南到黑瀾坡……上船過海。』

『要過海。』

男子對着大有與大有的妻、正在掘草根的聶子看了一遍道：『一樣的人不一樣的命，你們好得多了。能夠過海去發財，比着到各縣裏去叫化強得多！』

大有在車子旁勉強笑了一笑，不禁對那個陌生的男子道：『那裏好？咱們都是一路人！上那邊去也得混——碰運氣！不是實在過不下誰能穀拋地捨土的向外跑？你就是有老，有小，格外的不好辦。』

『老的老，小的小！……』抱着嬰孩的女人說。

彎背的老人雖然不高興說話，耳朵可不重聽，媳婦的話很刺激地到他的耳膜裏面。他將倚在身傍的木條子摔了一下道：

『老！……哎！老不死！……這年頭，就累，……哼！……累壞了年紀小的？……』

他揚着頭直喘，聲音像是劈破毛竹筒子似的又啞又嘶。

『爹，你還生氣？她心裏也不好過呀！』男子這時的臉上稍稍現出一點爲難的神氣。

『是呀，誰也不情願，像我現在連老爹也沒福擔哩！』見景生情，大有篤厚的真情，逼出了這句安慰人、而自己心中是很淒楚的話。

女人沒做聲，又是兩滴熱淚滾在腮旁。

又憩了一會，他們這南北分頭的同路人都各自用腳步踏着

初春的日影向前邊走去。大有雖然推動車子，還不時回望那四個愈去愈遠的背影。從矮小的沒有大葉子的樹枝中間可以回望的很遠，一直到他們下了這片高沙嶺的下坡，看不見了那向窮荒的地帶裏尋求命運的飄泊者，大有纔用力將車子向前推動。

（節自山雨）

饑饉薦臻的華北

亨丁登著
潘光旦譯

又擴大又持久的荒年，在中國北部是常有的事；在東三省很少；在中國南部，差不多從未發生過。中國北部的雨水，大率集中在夏季的幾個月內；要是來得遲一些，穀類的初期生長就得靠人工的灌溉；要是到陽曆七月還沒有雨，或雨水很少，這一年的收成就要絕望。這種情形，在中國南部是可以說沒有的，南方的雨水要比較的勻稱些，並不限於夏季的月份內。在東三省，這種情形也不常見，那邊的溫度比較低些，所以地面

的蒸發也比較不甚厲害，同時春秋兩季的陣雨，也比中國本部的北部要多。

大旱之外，中國北部又常有大水，這也是荒年的一個原因。水災發生的區域，往往就是旱災發生的區域；並且發生起來，又往往在同一的時期裏面。因為久旱的地方，一旦旱止雨來，這種雨便非同小可，真像翻江倒海一般。中國北部的山陵，又是石多土少，十分礮瘠；並且所有的樹林，已經砍伐殆盡；平坦的區域，又是平得非常；所以大水之來，便浩浩蕩蕩，一無阻滯，災情便越見得不可收拾了。我在各國遊歷過多年，足跡所經的平原亦復不少，但沒有見過比中國北部水災區域再平的了。數百哩之間，極目望去，很像無風的海一般，瞧不見一些波濤起伏。夏季大雨的時候，不上幾天，就可以造成一尺來深的一片汪洋，望去毫無邊際。若再加上河水的汎濫，災情就

越發重大了。河水從上流山陵之地流來，山勢既峻，山坡上的泥土又淺又鬆，一經大雨的衝擊，便都順流而下，所以河水裏面總是夾着多量的泥土。有的河身同兩岸一般高，有的竟高出平地之上，於是平日非預先築隄防堵不可。但往往就是有隄也不中用，只要水勢大些，就不免於潰決，使兩岸數十哩間都受到很大的損害。……

讓我們把水災的情形描寫一下。大雨來了，地上就浸透了水，河水往上直漲，不久就汎到河岸上。水在地上積到一兩尺深的時候，秋收便完全無望了。接着房屋發生危險，牠們本是曬乾的土磚做的，所以牆壁一着水就發軟。不上幾天，茅草的屋頂就把牆壁壓得東倒西歪，終於整個住宅——整個村子——倒塌了爲止。這是水災區域常有的事，不倒塌的村落是難得看見的例外。要是村子四周築有隄壩，村民的安全還可以多保幾

天；可是中國人情性很深，平日對於這種防禦工程，往往不加修葺，任其剝蝕。加以自私心很重，無事的時候，誰都不肯出首；出首了也不能號召衆人，來做修理的事。所以千百年以來，災去災來，田禾的損失，產業的蕩焉無存，家庭的流離失所，動輒以千萬計。農民的牲口，最後也都不保，因為農民把牠們賣了好買糧食。

許多挨餓的災民就向沒有災的地方覓食，叫做「難民」。這「難民」的名目，二千年來，在中國占有很大的地位；現在還是如此。那些損失了田禾，又損失了房產的，心無罣礙，就立刻變做難民。有房產的也許有一些積蓄的糧食，可以敷衍一時，水勢略退，也許還可以在田裏挽回一些造化；他們大概可以度過秋天，但是到了冬天，許多也上了路了。有的難民要在外耽擱很久，才回去有事可做。田地一經水浸，就不容易乾；

有許多直要到秋天乾燥的氣候「落正」之後，才逐漸乾起來，可是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下種了，就是白菜也種不熟，因為很冷的冬令不久就來到。南方未嘗沒有水災，但災情之重，遠不如北方，此中就可以尋出一個原因：長江以南，有許多穀類、蔬菜可以在冬令下種，但以北就不行。

冬去春來，中國北部的災民有的還是不能着手耕種。因為大水屯積的時候，把土裏大部分所含有鹹性的化合物都分解了，水退之後，地上就添上一薄層白的沈澱。科學進步的人民也許會設法把這種沈澱用人工洗去，但是中國人對此，便一籌莫展了。他們只好等着，讓自然的勢力把含有鹹性的物質重新調劑一過，然後着手耕種。因為這種土質上的變動，一時不易恢復原狀，難民欲歸不得，竟有在外流離至數年之久的。此外還有一種歸去不得的難民。水漲的時候，河流有改道的，這些難

民的家宅田產，不幸恰恰在新河道中間，後來河水雖歸故道，可是凡屬河水流過的田地上，都鋪上一層細沙。細沙的面積往往很寬，黃河改道後遺下的沙有寬到數英里的地步。論起淺深，自幾寸到幾尺不等。但無論深淺如何，其不宜於種植大多數的農產物則一。細沙只有幾寸深的地方，還可以把牠翻到土裏去，和土混在一起。這可是很費力的一件事，尤其是因為沒有牛馬的幫忙。並且即使做到了，這種泥沙混合的田地自然不如別的肥沃，將來的收成一定減色，少不得要多幾個人有挨餓的機會。細沙堆得很深的地方，難民們一旦歸來，只好選略為淺些的地段把牠整個兒的挑走。至於挑走的沙也無非是移東補西，堆在別的地段上；要不然，就直接在沙地種果樹或其他可以在沙地裏生長卻不能供給多量食料的農產物。結果，一部分的農民依舊不免挨餓，依舊不能不出去當難民，除非打頭就餓死

了。……

人口過剩和荒年兩件事，在中國二千年的歷史裏，是時來時去的。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一位韋爾特博士告訴我一段事實，從這段事實裏就可以窺見現代中國人口過剩的一斑了。離北京不遠，有許多小村子，他們在平時好的年頭，就只指望每年的收成祇供給他們九個月十個月；那裏的田地就根本不夠，換言之，他們生殖得太快了些。秋收以後，他們就快快的把明年農事應有的預備功夫做完了，然後闖村出發，去覓食去。每家又把一部分的種子留了出來，剛夠來春播種和「青黃不接」期內維持生活之用，其餘就作秋盡冬初的糧食。等到喫盡了，他們就把門窗用泥磚盡行封砌，然後起身。泥磚而外，再無別的保障，是不消說得的了。村民出發的目的地，不外比較殷實的城市或鄉鎮。到了那邊，有工就做工，沒有工便乞食。在人浮

於事的中國，尤其是在冬天，要做工也真不容易。不論那件工作怎樣無聊，怎樣乏味，搶着要做的人還是非常多，結果便有九個人要賦閑；因而，做散工的一途自然是沒有多大希望的。再不然，就簡直往遠處做移民去。可是中國北方人保守得厲害，走這條路的實在很少。他們但求苟延殘喘過了冬天，一等春天來到，便趕回家鄉去。離家有數月之久，但是「歸來池苑皆依舊」，泥磚砌的門窗，絲毫沒有變動。這是全部情節中最有趣味的一段。因為大家都窮得厲害，因為大家都承認出去當難民的必要，日子一多，居然形成了一個新的道德觀念，那就是說：盜不入泥封的房屋。你可以在路上當弄手，可以進有人的住家當小竊，但是不能動半寸封門窗的泥磚。這便是韋爾特博士告訴我的話，沒有半句是我自己潤色的。韋博士是在華北多年的老教士，所以對於當地居民的疾苦十分熟悉。他後來又

同我說，新近賑災的時候，曾經有人附帶調查過這一帶村民的智力，結果很壞，全部看去，恐怕都還不及「平庸」，恐怕比「朦朧」程度的低能高不了多少。這沒有甚麼奇怪，大部分是反選擇的自然淘汰的效力。即使沒有這種淘汰的效力，一個從出世那天就挨餓的人，身心兩方面自然也不會有充分的發展。

（節自新月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越州趙公救蓄記

曾 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蓄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

。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

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

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蓋蓄疹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

豈小且近乎！

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上宰相書

朱熹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

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

一日降給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二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

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卽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

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

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餉之臣，則以簿

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

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

？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尙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薦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

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康濟錄序

蔣中正

康濟錄者，清初錢塘陸曾禹所輯，原名救荒譜。乾隆時，

倪國璉錄其大要，再經當時清廷侍從羣儒加以刪潤，改定今名付梓，收入四庫書中。凡歷代名賢循吏之善政良規，罔不分類採著於篇。日本寬政時代，曾翻印之，以爲吏治要範；清左宗棠巡撫兩浙時，復爲重刊，取以訓導屬官；而皆獲大效，其價值可概見矣。

是書內容，總分四卷：一曰前代救援之典，則紀歷代卹民振災之盛。二曰先事之政，則述裕民足食之根本辦法，以期防災於未然。三曰臨事之政，則述凶歉旣成，應如何紓解飢困。四曰事後之政，則述災禳以過，應如何補苴培復。殿以附錄，則羅列施急賑、設倉儲種種之規章。各編子目，備詳卷首。綜其要旨，蓋卽防救災荒，辦理善後，及治本治標之步驟與辦法；而我國自古以來，一切地方要政設施之規模，亦悉粲然大備於是。不唯足見古賢愛民勤政，擘劃之精；且足見吾人現方努

力之各項要政，如復興農村、厲行保甲、建設倉儲等犖犖大端，固皆未越古人之範圍，古人實已先我行之，樹有規模，著有效驗。一方足以益堅吾人力行之自信，一方尤足供吾人推行運用之參考，決不可以其爲遺編舊跡，而遂以陳腐目之。果能悉心研究，師其成規，而斟酌損益，因時制宜，微特各省之地方行政，裨益無窮，效率加速，且尤切合剿匪各省地方設施之需要；此余所以重印是書命意之所在也。

抑我國以農立國，農民爲構成社會之中堅，故自古皆循「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之旨，凡利民便農之政，特加講求，遞嬗演進，日就精明。姑就保甲一端而言，管子以治齊，商君以強秦，其明戶籍，除奸宄，維治安，旣已奄有現代警政之長；而守望相助，力役相濟，匱乏相調，則又儼然有現時組織民衆與經濟合作之意。程伯淳之令留城，朱文公之建社倉，成

績斑斑，具可考見。而王陽明之剿匪江西，即賴行十家牌法，以奏肅清之效。此其立法之精，運用之善，信可準之百世而不惑。今剿匪各省，均定舉辦保甲爲基本要政之一，實已鑑古證今，權衡至當，非無故也。

昔人有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茲書所舉，皆我先民之艱難閱歷，身體力行，美政良模；獨惜至於今日，遺規敗壞，蕩然無存。而國困民貧，亦遂禍亂環生，挽救興復，責在吾人。願我各省縣從政有司，景懷往哲，恫念艱危，胥以此書爲金科玉律。凡足與今日一切地方要政相表裏、相發明者，切實探討，努力躬行，則天災匪患之後，不患無復興觀成之一日矣。企予望之！是爲序。

（採自申報）

季氏將伐顓臾章

論語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大同與小康

禮記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機器促進大同說

吳稚暉

仗着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犧牲了無量數的同胞，使他們少衣缺食，暴露奔走，方供給得幾個人能穀衣是必須溫厚，食是必須鮮潔，居是必須軒敞，乘是必須飛速。惟其這樣，所以凡是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都被有道的朋友，看做可以傷氣，看做可以痛心；而對了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各樣東西的器具，尤其好像多餘，不該有在世上。古代若周朝的老聃，近世若俄國的託爾斯泰，一班主張消極道德的賢哲，他們論調偏激起來，似乎要割了斗，

折了衡，毀壞了機器，世界纔會正當。

我亦以爲耕着田而食，鑿着井而飲，天地可算盧舍，鹿豕可算朋友，羲皇以前的人世，未嘗沒有至樂；但是人類的祖先，僅僅塊然的一條小獸，演到成了猴子，尙不知道耕，亦不知道鑿，盧舍的思想也沒有，朋友的往來也極少。自從變了野人，慢慢的將演成羲皇，食就忽然要耕了，飲就忽然要鑿了；盧舍沒有，盧舍的思想有了；朋友不多，朋友的往來多了；這也算得會多事了。爲什麼要這樣忙法？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然而若照在下信口開河，鹵莽滅裂的回答起來：如果我們單從人類抽象的着想，把他要耕、要鑿、要盧舍、要朋友的慾望擴充着講解，他實在是一種不怕煩惱的動物。定要仗着勞動，而且定要仗着工具，替代他的勞動。不耕，做到耕；不鑿，

做到鑿；沒有廬舍，做成廬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而且衣是必定要做到最溫厚，食是必定要做到最鮮潔，居處是必定要做到最軒敞，往來是必定要做到最飛速。而且希望製造那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種種東西的工具，必定要做到最精良，愈可以替代他的勞動：由替代一分，至於替代得十分，替代到人類不要勞動，止讓工具勞動，乃爲愈滿足。列位如不信，試就他的耕看着：最初是用一枝樹幹，叫做耒耜；後來他用鐵犁了。又就他的鑿看着：最初是用一片尖石，冒稱斧頭；後來他用鐵鑿了。這就是叫老聃與託爾斯泰兩位先生去耕鑿，雖決不願上美國去購辦耕田機器，也必定採用鐵犁、鐵鑿，決不再用木耒、石斧的。由此看來，仗着最精良的機器，替代勞動，把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製造得完備，叫人類統享受，是人類所希望。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

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卻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癩狗下水，拉鱉貓也下水，變成吃砒霜藥老虎的局面了。若問享用是什麼東西，難道桎梏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裏的人物，必定是快活過耕田、鑿井的嗎？這是我可回答的，一定未必。然我又疑問，難道耕田、鑿井的，一定快活過於蠕動喙息的嗎？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就有兩種。一種是：愛好天然。讓他一團茅草亂蓬蓬，使山川草木，疏落有致；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做着羲皇之夢。這種空氣自然清高的境界，在下也十分贊成。然而到了狂風苦雨，連綿旬月，我廬、我田、我井，漂蕩無存；否則蓬蓬亂草之中，蚊、蠅、跳蚤，叫苦連天，毒蛇、猛獸，驚心動魄，就不免有些躊躇了。

。所以在周朝井田、闌園已經修治的世界，在俄國城郭、宮室尤較美備的人境，偶然有我們幾位別致的朋友，快活着村莊生活，自然好像羲皇已經接近，浮生大是可樂。若真正是羲皇以前那種耕田、鑿井的大同世界，恐怕只是片面的。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以爲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勞動，都歸機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極少。每人每日，只要作工兩小時，便已各盡所能。於是在每天餘下的二十二小時內，睡覺八小時，快樂六小時，用心思去讀書發明八小時。在這二十二小時睡覺、快樂、使用心思之中，凡有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時候，人人高尚、純潔、優美。屋舍皆精緻幽雅，道路盡是寬廣九出，繁植花木，珍禽奇獸，豢養相當之地；合全世界無一荒穢頹敗之區，幾如一大園林。彼時人類的形體，頭大如五石瓠

，因用腦極多之故；支體皆纖細柔妙，因行遠、升高、入地，皆有現成機器，遍設於道路，所需手足勞動甚少之故。這並不是「烏托邦」的理想，凡有今時機器較精良之國，差不多有幾分已經實現，這明明白白是機器的效力。……

故總括一句：便是說，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到力量充分可代人工之時，乃爲全般人類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享用的東西，綽有餘裕；斷沒有人類尚須用手足勞動，博些草具，苟延性命也。

（節自吳稚暉全集）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

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

壁拔起，巖罅皆蒼石，岸外而白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枌、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葦、芑之菜，櫛櫟、草斗之實，楷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檜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瀾澍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

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艱其晨昏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萑實。閒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

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句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

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缺陷論

李石岑

世界上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由缺陷產生的，若是沒有缺陷，那就不僅變成一種死的世界、單調的世界、無玩味價值的世界，並且世界早已毀滅。我們現世間所以感覺着有興趣、有意義，完全是出於缺陷的恩賜。缺陷似乎不足以給我們以滿足，其實可以給我們滿足以上的滿足。龔定盒有首詩說得好：

未濟終焉心縹渺，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

缺陷之好，好在「有餘不盡」，好在「別有天地非人間」，更好在「同工而異曲」。……但缺陷最大的妙用是牠能產生一切的藝術和科學。現在依次論之。

缺陷所在的處所，必定惹起多方面的注意，或厭惡，或同情，就引出一個衝突的、活躍的、有玩味價值的世界來，這裏

面就有藝術。將這同情和厭惡的兩面的衝突，徹上徹下，描寫出來，就成戲曲，就成小說。由這衝突所發出來的悲歎，就成詩歌，就成音樂。在一個很愉快的旅行中，忽然發生一種意外的變化，或是蒙了一種意外的損失，這是何等值得回憶的旅行。在我們的人生的行路中，經過幾次極沈痛悲哀的離別，受過幾次極殘忍刻毒的待遇，幹過幾回極艱難卓絕的冒險，這是何等值得玩味的人生。日人廚川白村謂藝術是苦悶的象徵，其實也就是說藝術是缺陷的象徵。藝術最重大的使命是表現生命，是表現有了缺陷的生命。藝術的三大作用是創作與鑑賞，前者注重解放作用，後者注重喚起作用；作用雖不同，而所以表現生命則一。就創作方面說，人類一方面要做社會的存在物，一方面又要做道德的存在物；結果，把人類壓迫羈勒，致令內部生命發生缺陷，遂釀成人間苦惱。這時候只有藝術的創作可以

解放內部燃燒的生命，擺脫外界一切的壓迫羈勒。然則所謂創作便是解放生命，便是奪回生命，便是戰。無論立在生命的陣頭的喊聲、或觸着生命的暗礁的哭聲、或唱着生命的凱歌的歡呼聲，都是一種創作的藝術。就鑑賞方面說，已經有了缺陷的生命，就要設法用象徵——即作品中所表現的事象——的刺激力、暗示力，使他發見自己的生活內容，使他覺悟原來的生命是沒有缺陷的，這就所謂生命的共鳴共感。所以鑑賞的最大作用是一種喚起作用。總之，創作與鑑賞都是由想像上救濟有了缺陷的生命，這就所謂藝術。藝術和科學的不同點，便是一個由想像上救濟缺陷，一個由事實上救濟缺陷，一個用直觀的方法，一個用理知的方法。現在再論科學。

缺陷所在的處所，就有研究的價值，這便是科學的起原；研究缺陷的來源而思所以補救，這便是科學的效用；使缺陷的

世界變成一個減少缺陷的世界，這便是科學的價值。爲補救身體上之缺陷，便有各種病理學、醫學、解剖學、細菌學等等；爲補救精神上之缺陷，便有各種精神分析學、變態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犯罪心理學等等；爲補救社會上之缺陷，便有各種法律學、監獄學、警察學等等。你看，那一種科學不是爲救濟缺陷而發生的？幾乎可以說世間沒有缺陷，一切的科學都可廢滅。我們並不希罕科學是一個不可廢滅的東西；我們是因爲由缺陷產生科學，可以給我們一個有奮鬪價值的世界、有創造性的世界。科學可以產生文明，這是無庸說明的。十九世紀的科學比十八世紀以前發達，所以發明品也特別增加。據瓦勒士的報告，牠們的成績是十三與五之比。即在十九世紀之主要發明品爲鐵道、汽船、電信、電話、摩擦火柴、瓦斯燈、電氣燈、照相機、蓄音機、X光線、分光器、麻醉劑、防腐劑等；而在

十八世紀以前，不過爲望遠鏡、印刷機、羅盤針、阿刺比亞數字、羅馬數字五種而已，就令把蒸氣機關和寒暑表加上，也不過七種。這是科學產生文明的顯例。但文明可以產生缺陷。無論是那一個，只要文明進步，那連帶發生的缺陷也跟着進步。卡朋特說得好：『現代文明是多數人種所不能不通過的一種疾病，恰如小孩子不能不通過麻疹和百日咳。』我們要知道：一切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缺陷，幾乎大部分是由文明產生的。最顯著的是神經過敏、情緒反常、犯罪和自殺；尤其特別的是種種的險狀病症，更其是梅毒，所以有「文明者梅毒也」之諺。這是文明產生缺陷的顯例。綜合上面所談各節，科學、文明、缺陷三者，恰成一循環式：



科學可以產生文明，文明可以產生缺陷，缺陷可以產生科學。如果縮短些說：缺陷是科學的種子，科學是缺陷的化身。即此，我們可以知道科學的來源；即此，我們更可以知道缺陷的價值。

以上不過任舉幾種，說明那些事實都是由缺陷產生的，其實可說明的事實何限；可知缺陷實在是找到圓滿的一個起點。我們不要預存一個厭惡缺陷的心理，以爲圓滿是可以欣羨的，是不會有惡結果的。要知道就結果上說，從圓滿所生的惡結果，比從缺陷所生的惡結果更壞。世間只有由缺陷找到的圓滿，纔可欣羨，纔有價值。若是想由圓滿裏去找圓滿，那就不僅要遭遇一種可恐怖的失敗，並且要貽留一種最沈痛的懺悔。

(節自一般)

父與子(上)

朱溪

他已是將近六十歲的人，短小的身材，蒼白的鬚髮，深刻的皺紋網着他的臉面，像古瓷上的裂紋。他的皮膚黯黯的，黃黃的，有點像古瓷顏色；並且那肌肉上的遲緩表情，也彷彿與古瓷相類。

他姓周，名字叫做福成。他是我們公寓裏的伙計。

幾年前，當我在一個冬天住進這家公寓的時候，公寓的掌櫃打發他爲我搬行李、書箱進房。我看見那沈重書箱壓在他的肩頭上，他腳步不穩地走着，那沒有氣力的樣子使我心上不高興起來。我幫着他把書箱放到牆角，他直起腰來，深深地喘着氣，重重地咳嗽。那帶痰的咳嗽聲音使我皺起眉頭。我說：

「就你一個伙計麼？」

「噫，先生。」他勉強止住咳嗽這樣說。

「那怎麼成，你……」我覺得讓這樣一個老態龍鍾的伙計來服侍我，那怎麼受得了。我想說：「我不住了，給我搬出去。」

他舉起一雙爲黃絲遮滿沒有光彩的眼睛望着我，恐懼與乞憐的神情從那眼睛裏流露出來，他苦苦地說：

「我還有勁。前兩天招涼咳嗽把我弄輟了。兩天就好。這兒住着十來位先生，就我一個人服侍，沒有勁那能辦得了？」他猶疑地接着說：「先生，別向掌櫃提！」

從他的表情同那膽怯的聲音裏，我理會到他的苦情而且覺得有點同情起來。我說：

「好吧，沒什麼。」

於是他很細心地爲我把東西打開，將書架、牀鋪、書桌全佈置好，他那佈置房間內行的手腳同那份故意叫人明白他的

能幹的神情，觸動了我，我說：

『你倒是個老伙計呢，這兒默幾年了？』

『五六年了，找個吃飯睡覺的地方也不容易啊。這兒有幾位先生嫌我老，掌櫃的有意要……』

『不——要緊，你成。』

聽到我這安慰他的話語，出我意料外，他更顯得悲苦了，頓時那眼中溼潤起來，他搖搖頭，啞啞地說：

『不易啊，不易，也祇有託先生們的福哩。』

我繼續在那公寓住着。當我看見天色還是朦朧的時候，院中已有老周掃地的聲音，夾雜着那沈重的咳嗽聲音，我睡在溫暖的被中，常常把思想集中在這個老年人身上，想到他的年紀，他的體力，他的心境，以及這公寓十幾間房子裏的打掃收拾，茶水，買零散東西，做飯，炒菜，一切的事情全壓在他的身

上，從最早的早晨到更深的夜午，沒有一會休息，手足不停地動着，一直動到全公寓的人都上牀睡覺的時候，他纔鑽到他那間小小的黑房間裏去。而且他提心吊膽地怕丟了這份職業……當這種時候，我在這個老人的生活上體驗到生的甘苦，這體驗使我對他生出一種無名的感情並且引起我願意多同他說話的願望。

於是有一天，正午時候，這公寓裏有個年青的學生住客爲了飯菜不合口的原故，把盤子碗筷摔在房門口，對着老周跳足大罵，好像要同這伙計拚命的樣子。我坐在房裏忍不住氣得心口冰涼，我走到那個學生的房門口，踐在那破碎的碗盤同油湯米飯上，我說：

『老周，你到我屋裏去。』……面無人色的老周失了魂魄似的退出來，向我房門走去。……

我回到自己房間。老周站在我的桌旁，悽切的淚水掛在他面上，他說：

『費心。先生們使使性子也沒什麼，掌櫃的若知道，可壞了。』

我用了種種的話語壯他的膽，安慰他。但他爲什麼這樣怕丟了這事情，我簡直有點不明白，我問：

『你沒有家嗎？』

『那兒有呢！光緒二十六年毀了我，若不然，我也好過日子了。像我們窮人有家不容易啊，毀了那能再有！』

於是這老人深深地嘆氣，把那過去的不幸說給我聽。他說他年青時候，他在海甸開了一爿小小的雜貨店，日子也還過得不缺油、鹽、柴、米，但是莫名其妙地在庚子那年洋兵到了，一把火把那條街燒得乾乾淨淨。深夜裏他抱着一個剛滿週歲的

孩子跑了出來；他的女人因爲捨不得櫃裏那點現錢，冒着煙火重復衝進去，房頂塌了，女人卻沒見出來。他抱着那哇哇啼哭的孩子，眼看火苗吞了他血汗所成的財產，吞了能幫他做一切事情的女人。他當時以爲是做夢，但是等他夢醒時候，他的雜貨店，他的女人，已經變成灰燼了。他逃難，世上屬於他的祇有那個一事不知的孩子。餓糕餓水，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養大了。他悽然當中含着得意的心說：

「先生，您不知道我養活這孩子吃過多少的苦哩，誰也不知道的。」他那淚溼的臉上露出笑容。

「這孩子現在呢？」

「大了，比您還大。」他憨笑着。

「在那兒？」

「在西北軍裏當差，駐防河南。」

『什麼職分？』

『上士。西北軍苦，沒有錢。』老周似乎又驕傲又抱怨地說。

『是的。再升就是尉官；到了尉官，總可以養你做老太爺了。』

這句話像一杯酒澆在他心上，他高興了。他說：

『我那配？孩子還沒有成家呢。』他又說：『我倒也苦慣了，不敢想那份福。孩子倒是好孩子，老也惦着我。祇要他前頭有指望，他忘不了我，就算我沒有白吃苦養大他，我也滿夠了。』

從那天起，老周就常常到我房裏談天。這個老人的遭遇我既全部明瞭，對於他的行動同情緒我也更加了解了。他維持這份職業，就可以減少他兒子的擔負同遙遠的惦念。一切操作勞

苦，全因想到他兒子而變爲輕鬆的事情，生活給與他算不清的苦楚，他兒子卻將快樂來溫暖他的心窩。……

過年時候，學校全放了假，公寓的住客在家的時候多了，客人來往的次數也多了，而且又加上生爐弄煤這一份事，老周更是忙得不停，整天在院子裏跑得沒有個歇氣，汗水像一顆一顆小珍珠結凍在他的鬍鬚上，煙啊，風啊，使他眼淚鼻涕也擦不清。但是他精神卻好起來。原故是有一個晚上他拿着一封信並且還拿着一個包裹，腳步輕爽地走進我的房子。他滿面笑容地說：

『孩子給我捎東西來了，求你把信唸我聽。』

我也陪着他高興。打開信，信上說過年時候到了，他兒子時常想着他，寄來一隻火腿，請他過年時候買點酒吃吃；並且說隊伍裏生活還好，操練頗勤，雖然關不着什麼餉，但是吃得

飽，穿得暖，人是很好的，一點病痛都沒有，叫他不要記念等等話語。信後又附了一句說，年底一定可以發一次餉，那時當寄上數元。我一句一句唸着。包裹已經拆開了，他從我口中聽到他兒子對他的孝順聲音，無聲無息的歡悅淚珠一顆顆地滾落在他胸前那隻火腿上。他不能再說話了，他融解在快樂當中。

他求我爲他代寫個信給他兒子，說他這半年身體非常好，連咳嗽的老毛病也不發了；又說東西已收到，他快樂得很；他叫他兒子過年時候也吃點好東西；他這裏並不缺少錢用，關餉是難得的事情，千萬不要寄錢，留着自己用好了。又問他兒子今年手腳可曾凍了，若是凍了，不要忘記用蘿蔔切開烤熱了燙……。我一句一句地把這老人充滿了愛的笨拙話語寫到紙上，我感動了，若不是抑制住自己，我會把淚珠落在信紙上。信寫好了。

在這種奮興的情緒當中，他像抱孩子似地抱着那隻火腿，手中拿着信，走回他那漆黑的小房裏去。……

新年到了，他兒子果然寄了一封掛號信來。老周高興得像小孩子一樣。我爲他把信讀完，並告他如何纔可以拿那張匯票到郵局去換取五塊洋錢。

第二日洋錢取來了。他把那錢一塊一塊遞給我看，接連着說：

「孩子寄來的呢，多壞，他不聽我話。」

我看着他的情緒，看着他把那錢翻來覆去在手掌上捏着摩着，又看着他好像把那貨幣看成充滿情愛的紀念物而包起來塞進包肚裏去。我幾乎覺得這個老人是世上第一個幸福的人了。

父與子(下)

朱溪

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我住在這公寓沒有移動

。每年我都爲伙計老周唸幾封信，每年也爲他寫幾封覆信。每次的信，都給他帶來許久也溶化不盡的快樂，他那個做着上士的兒子是他的太陽，溫暖他的心，給他力量來消滅這份生活的苦。……

九一八日本占了東三省之後，又在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的元旦攻下了山海關。一種奇異的心理使平津的人恐慌起來；政府也似乎覺得敵人這種得寸進尺的野心太令人家難堪，非下決心來抵抗一下不成。於是後防的軍隊，一批一批地調遣到平津之北的長城區域，做起防禦的陣勢。

在這華北的軍隊整個往前移動當中，老周兒子所屬的軍隊也遵依命令移駐到通縣。那個上士寫來一封平安信，說是在通縣一切情形都好，不過住不幾天就還得往前開，開到什麼地方去不知道，也許要到熱河去的。

老周沒有閒情來問到外患不外患，他兒子駐防的地點離他才有四十里路，這種近在身邊的感覺使他衰老的心窩燃燒起一種少年的情緒，見到我的面他就笑着說：

「通縣吶，眼看才四十里地呢！」他笑着，面上每根皺紋都笑着。

我也陪着他笑，在我心頭卻湧上悽酸的滋味。

老周職務上的煩瑣事情這時好像變成一種遊戲了。他輕輕爽爽地爲住客倒茶倒水；獨自在廚房裏預備飯菜的時候，他那衰老的嗓音低低地哼着椰子腔。……

但是命運好像覺得這些快樂還不夠醉倒這可憐的老人似的，於是一個下午，老周的兒子來到公寓裏了。

面對着這個七八年沒有見面的兒子的笑容，親耳聽見這個朝夕在心上的兒子的聲音，老周變得像一個小孩子，老周抑制

不住他的感情，老周手足無所措了。

老周把他的兒子挨房地介紹給每位住客，老周說不了別的話，只是說：

『這是我的孩子！這是我的孩子！』

在我房裏，老周把我詳細地介紹給他兒子，他說了許多令我面赤的話語。最後老周向他兒子說：

『你該給先生磕個頭才對呢。』

我一把攔住這個可愛的兵士。我說：

『沒的事，沒的事。能夠耽幾天？』

『明天一早回去，特別掛號來的。後天就要開蘄縣。』

這一對父子始終不肯坐下來，所以我也祇得站着同他們說話。這兵士的身材比他父親高出一個頭，飽滿的胸脯，直挺挺的腰幹，堅決的眼睛，紅紅的雙頰，臉龐的骨格像他父親一個

樣子，雖然是三十多歲的人，看來那飽滿的精神令人相信他祇是二十左右的青年。我喜歡他，好像他是我早已熟悉的人，是我的老朋友一般。我問他軍隊裏的情形，我們談到國事，我問他軍隊裏對於這外患的感覺，他很有秩序地同我談天，他說：

『弟兄們氣死了！憑什麼白白把東三省給人拿去？這樣子養兵幹什麼？這時候敵人又要拿熱河了，我們中國有多大地方，夠敵人這樣拿？我們軍長告奮勇要去熱河，聽說湯玉麟不讓去。現在說先開到三河、薊縣一帶再看。祇要有機會，弟兄們非跟敵人拚了不成。』他接着述說敵人種種慘無人道令人髮指的事情。

老周看見他兒子長篇大論地同我談天，他笑得眼縫都合起來。天下沒有再比如老周這樣的父親還相信兒子的話的人了。老周從兒子嘴裏得識外患以及敵人的行動，他的血一定是同他

兒子的一樣地跳起來了，因為他居然也插進我們的談話，他說：

「是啊，爲什麼不打就跑？東洋鬼才不是玩意兒，庚子那年……」他把那時的情形做手做腳地說着。

但是這一切的氣憤卻不減少這父子的歡悅心情，父親的眼睛盯着兒子，兒子的眼睛盯着父親，彼此笑着，話語說不出的情愛在他們目光裏泛濫着。……

第二天早上我起身時，老周的兒子已經回通縣隊伍了。老周眼睛紅紅地進來爲我打臉水，我說：

「又怎麼啦？」

「沒什麼，昨宵我們爺兒倆在屋裏說了一宵話，眼睛倒痛起來。」說着，他偏過頭去，我看見他新鮮的眼淚又流下來。

他兒子從通縣開到蘆縣去了。老周雖然照例忙着公寓的雜

事，可是他人卻變了。他成爲一個痛恨敵人的人。他喜歡同先生們打聽外患這回事，而且關心到如何才可打走敵人。……

天氣漸漸轉暖，雖然也還冷，可不像臘月那樣寒風刺骨。停留在院裏的積雪，在陽光底下，也慢慢溶化了。院子裏的老槐樹上雖還沒有看見抽芽，春的氣息卻已經充滿這個公寓。

但是這個春天爲我們帶來的是項壞的消息。三月初上，整整七日功夫，一個到處天險的熱河教敵人占去了！這個消息驚動了全國，也驚動了我們這小小的公寓。每天早上住客們三五次地打發老周去胡同口外買各種新聞報紙。在我看報的時候，他悄悄地站到我的桌旁，他說：

『怎麼啦，先生？』

『壞透了，熱河丟了啊！』

『怎麼辦呢？』

『守長城啊。你孩子的防綫眼看就要同敵人碰頭了。』

『那倒好，他們不會那麼不中用的。』老周堅決無疑地說。

『那一定，他們若再擋不住，北平也就完了。』

於是每天我看早報或看晚報的時候，這個老人都抽空到我家中打聽一兩句消息。他顯得更興奮起來，他覺得他兒子這時候正在爲國家出力，他覺得更興奮起來，他覺得他兒子這是一意地相信他兒子所屬的隊伍一定會把敵人打得個稀裏花朗，他卻從不想到他兒子有沒有危險。我好幾次把話語湧上喉嚨口，想問問他如果他兒子爲國家犧牲了，他將怎麼樣；但我爲什麼要提醒這個可憐的老人這種恐怖呢？也許這個生活在他兒子生命裏的老人，早已受到這種恐怖的了，不過他不願說出口罷了。

我的猜想不算完全錯誤，因為老周盼信的念頭殷切起來，他託我代他寫個信寄到蘄縣去。過了一個星期，原信退了回來，上面貼着郵局的條子，說是那個軍隊已經開走，無從投遞。他拿着那封信，猶疑的樣子站在我面前歎望着。我說：

『一定是開走了，開到喜峯口去。作戰時候那有功夫寫信，你等着吧，戰事完了一定會有平安信來的。』

他遲疑了一會，無聲無息地走出我的房間。

等信信不來，一種掛念漸漸有分量地壓到這個老人心上。有時他坐在廚房裏發獸，有時住客叫他他聽不見，等住客在廚房尋見他的時候，就罵他爲聾子。他恢復到老年人那種不愛說話的脾氣了，人家罵他聾子，他也不加辯駁的。

過了白天是黑夜，過了黑夜是白天，在掛念與盼信的心情當中，日子過得多麼慢啊！今天望到明天，明天又望到明天，

好容易望到五月二十三那天早上，我們幾個住客正站在院中槐樹底下，翹起頭來看頭頂上幾架塗着紅日標幟的飛機。那嗡嗡的機器聲音使我們的心都抖動起來，那平穩地低低地在頭頂上飛來飛去的光景把人的血都氣得沸騰了。……

正在這時候，郵差走進院子，把一封信遞給老周。這個老人的臉立刻紅起來，他來不及地把我請到我房中，他顫動地說：

『果然，信來了！』他把信交給我，又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

『哎呀，我的孩子呀，差點沒把我想死呢！』
我拿着那封信，我呼吸急迫，我的心跳起來。

信皮上不是他兒子的筆蹟！

我拆開信，我的心飄飄搖搖地沈下去了。我把手擱在桌上

，制止住手指的戰慄。我偷偷地瞟了老周一眼，這個可憐的老人多少天來臉上積存的那些憂鬱氣色全都消散，滿面的皺紋好像都舒展開來。

在他兒子來到公寓的那天，曾看見他也是這副神情。

信是那個可愛上士的一個隊伍裏朋友寫來的。

我又瞟看老周一眼，這個可憐的老人已經從苦的生活中快樂起來，我何必必要摧毀他那點寶貴的心境呢！

於是對着那悲慘的信紙，我這樣說：

『你孩子信上說，三月間喜峯口作戰，殺死敵人不少，這邊的弟兄也損失了大半，不過，』我看見這老人的眼睛似乎明亮一些地望着我，我接着說，『不過你孩子卻一點沒有受傷。』老人的鬍鬚顫動着，歡悅的眼淚從他眼角滾下來，我又說：『你孩子說，現在因為長城陣綫決定放棄，而且政府同敵人也

就要議和了，所以日內就要開到宣化一帶去。在開拔期間不能再寫信，叫你不要記念呢！』

我嗓子發硬地假笑着。

在眼淚當中，老周也笑了。他說：

『還叫我不記念呢，不念着他我活着還有什麼啊！』

我把信裝進信封，交還他，他腳步輕爽地走出我的房間。不一會，小嗓子低低地哼着椰子腔的聲音從廚房裏飄揚出來，充滿整個公寓。

（節錄東方雜誌）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

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甕甕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
未嘗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
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耶
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
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
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
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
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
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

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
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
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隸氏作，
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
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
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
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
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
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
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

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祭妹文

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儻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訛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受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麥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

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倚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嬖媿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孀，仗汝扶持；家中文墨，朕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嫵，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殄殫，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

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懔已極，阿嬾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予已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游；卽游，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

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碎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吾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

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

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

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輭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張釋之爲廷尉

漢書

釋之爲廷尉。

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

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

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衛鞅論變法

史記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

不肖者拘焉。」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

馮諼

國策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

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懦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

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廡，……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其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厲王監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沃衍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傳

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廩而置之外廩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

，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

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

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華元爲植巡功

左傳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誠百人。……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胖，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 * * * *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

城者謳曰：『睥其目，蟠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歐遊雜詩六首

吳宓

由北平至倫敦道中三首

波蘭笑迎人，入境心情霽。車座驟敝潔，肴饌得精製。結茅爲圓亭，飾窗供佳蕙。此邦擅方言，生女尤美慧。幼讀說部書，俠情殉伉儷。百年功竟成，獨立繼絕世。商旅共歡談，投贈萍水契。謂我病且貧，一笑書生例。

夜度瓦沙城，一綫萬燈懸。明日德意志，整潔爲世先。寸土皆勤耕，雜花麗園田。陌路廣且平，遠山霧吐煙。都市盛規模，機械累層巔。霸業未銷歇，能使戍敵還。比國四戰地，鐵騎屢橫穿，劫灰不可尋，相望正百年。

巴黎侵晨到，煙雨層城匿。秀麗兼諧和，斑斕被古色。民風稱都雅，文物盛雕飾。威靈禱聖母，功烈念先德。豪談茗座裏，照影鏡湖側。勝絕拉丁區，學問資飫食。友生共歡宴，長

途得憩息。三宿戀空桑，行役趨島國。

倫敦訥耳遜紀念碑

巍巍訥耳遜，拄劍立華表。薄海瞻威稜，雄獅四隈繞。公園雙噴泉，婦孺飼鴿鳥。身死大敵摧，謳歌聞億兆。苦愛哈米頓，豔史風流嫵。臨戰寫情書，龍蛇飛夭矯。美人遇英雄，此事古來少。傷哉海克多，國祚終難紹。

牛津大學風景總敘

牛津極靜美，塵世一樂園。山輝水明秀，天青雲霞軒。方里集羣校，嶙峋玉笋繁。悠悠植尖塔，赫赫並堞垣。橋屋成環洞，深院掩重門；石壁千年古，剝落黑且渾；真有辟雍意，如見泮池存。半載恩恩住，終生繫夢魂。

牛津大霧

島國溼多雨，濃霧無陰晴。入夜窗帷合，正午電光晶。五

步不相見，車馬虞軋傾。呼吸重且急，如在高山行。樹屋迷處所，塔堞失崢嶸。降階疑涉水，握手始聞聲。鬼影幢幢過，匣燈隱隱明。螺紋看鏡畫，大地氣噓成。

（採自學衡）

萊因河

朱自清

萊因河發源於瑞士阿爾卑斯山中，穿過德國東部，流入北海，長約二千五百里，分上、中、下三部分。從馬恩斯到哥龍算是「中萊因」，遊萊因河的都走這一段兒。天然風景並不異乎尋常地好，古蹟可異乎尋常地多。尤其是馬恩斯與考勃倫茲之間，兩岸山上佈滿了舊時的堡壘，高高下下的，錯錯落落的，斑斑駁駁的：有些已經殘破，有些還完好無恙。這中間住過英雄，住過盜賊，或據險自豪，或縱橫馳驟，也曾熱鬧過一番。現在卻無精打彩，任憑日晒風吹，一聲兒不響。坐在輪船上

兩邊看，那些古色古香、各種各樣的堡壘歷歷的從眼前過去，彷彿自己已經跳出了這個時代而在那些堡壘裏過着無拘無束的日子。遊這一段兒，火車卻不如輪船：朝日不如殘陽，晴天不如陰天，陰天不如月夜——月夜，再加上幾點兒螢火，一閃一閃的在尋覓荒草裏的幽靈似的。最好還得爬上山去，在堡壘內外徘徊徘徊。

這一帶不但史蹟多，傳說也多。最淒豔的自然是膾炙人口的聲聞巖頭的仙女了。聲聞巖在河東岸，高四百三十英尺，一大片暗淡的懸巖，嶙嶙峋峋的；河到巖南，向東拐個小灣，這裏有頂大的回聲，巖因此得名。相傳往日巖頭有個仙女美極，終日歌唱不絕。一個船夫傍晚行船，走過巖下，聽見她的歌聲，仰頭一看，不覺忘其所以，連船帶人都撞碎在巖上。後來又死了一位伯爵的兒子。這可闖下大禍來了。伯爵派兵遣將，給

兒子報仇。他們打算捉住她，鎖起來，從巖頂直摔下河裏去。但是她不願死在他們手裏，她呼喚萊因母親來接她；河裏果然百浪翻騰，她便跳到浪裏。從此聲聞巖下聽不見歌聲，看不見倩影，只賸晚霞在巖頭明滅。德國大詩人海涅有詩詠此事，此事傳播之廣，這篇詩也有關係的。友人淦克超先生曾譯着頑兒，詩云：

傳聞舊低徊，我心何悒悒。兩峯隱夕陽，萊因流不息。
峯際一美人，燦然金髮明，清歌時一曲，餘音響入雲。
凝聽復凝望，舟子忘所向，怪石耿中流，人與舟俱喪。
這座巖現在是已穿了隧道通火車了。

哥龍在萊因河西岸，是萊因區最大的城，在全德國數第三。從甲板上看，教堂的鐘樓與尖塔，這兒那兒都是的。雖然多麼繁華一座商業城，卻不大有俗塵撲到臉上。英國詩人柯勒列

治說：

人知萊因河，洗淨哥龍市；水仙你告我，今有何神力，
來洗萊因水？

那些樓與塔鎮壓着塵土，不讓飛揚起來，與萊因河的洗刷是異曲同工的。哥龍的大教堂是哥龍的榮耀；單憑這個，哥龍便不死了。這是戈昔式，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戈昔式教堂之一。建築在一二四八年，到一八八〇年才全部落成。歐洲教堂往往如此，大約總是錢不夠之故。教堂門牆偉麗，尖拱和直稜，特意繁密，又彫了些小花、小動物、和聖經人物，零星點綴着；近前細看，其精工真令人驚嘆。門牆上兩尖塔，高五百十五英尺，直入雲霄。戈昔式要的是高而靈巧，讓靈魂容易上通於天。這也是月光裏好看。淡藍的天乾乾淨淨的，只有兩條尖尖的影子映在上面，像是人天僅有的通路，又像是人類祈禱的一雙胳膊。

。森嚴肅穆，不說一字，抵得千言萬語。教堂裏非常寬大，頂高一百六十英尺。大石柱一行行的，高的一百四十八英尺，低的也有六十英尺，都可合抱；在裏面走，就像在大森林裏，和世界隔絕。尖塔可以上去，玲瓏剔透，有凌雲之勢。塔下通迴廊。廊中向下看教堂裏，覺得別人小得可憐，自己高得可怪，真是顛倒夢想。

（採自中學生歐游雜記）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上）

梁啓超

亞洛二州問題，總算這回大戰主要動機之一，自德國全敗，這問題迎刃而解，不等到維爾賽議和，早已在休戰條約上割還法國了。我們已經到了凡爾登，和洛林州的首府梅孜相距咫尺，所以就將這歷史上葛藤最多的兩州順便一遊。

凡讀過西洋史的人，誰也知道一八七一年普法和約普國割

去法國這兩州，法人引爲大恥，臥薪嘗膽以求復仇。但從歷史上放眼看來，要認這兩州正當的主權，這盤帳其實算不清楚。查爾曼大帝裂土分封時，這兩州還算是分給德國。至一五五二年，梅孜、荳爾、凡爾登三小侯，要脫離德意志皇帝而獨立，乃求法王亨利第二保護，是爲這問題發軔之始。其後經過三十年戰爭及一六四八年、一七六九年戰爭，這兩州纔完全合併給法國。自此公認爲法國領土者將一百年而普法戰爭起，普國割這兩州時，那裏肯認是攘奪，還不是說的光復舊物嗎？所以割讓後五十年間，一部分故老遺民，暗中拿愛祖國這句話相激厲；一面政府當道，也是拿愛祖國這句話相誥誡：同是一句話，卻是歸結到正反對的兩極端，也算得亙古未聞的奇語了。雖如此說，兩州人民，比較的還是認法國當祖國者居多數，所以那回割讓條約，雖經兩政府交換，而亞爾沙士人嬰城固守尙四十

餘日，到糧盡械竭，纔勉強納降；兩州人民跟着還力爭「住民投票自決所屬」，德人不許，忍氣吞聲算了；一面在法國議會當時兩州所選出的議員，向國會作訣別演說，拿「長毋相忘」「復歸有日」的話來相矢誓，一字一淚，給法國人和兩州住民一種極深刻的激刺：這都是那回割讓時所演沈痛悲壯的史劇了。到這回割還法國，雖不敢說全體住民個個都滿足，但總算歡迎的多，反對的少，前回所演種種悲劇，一齣也沒有演過；德人雖亦有「住民投票自決所屬」的煽動，住民卻是置之不理；這可見兩州歸還法國，總算得名正言順了。論起兩州隸德的年代，實在比隸法的年代還久長些，爲甚麼定要傾向法國呢？據我看來，第一件，當十六七世紀時，德國文化程度，實在有些不及法國，故兩州改隸以後，自然易於漸染法風。第二件，萊因左岸的住民，本來都帶一種活潑跳脫的性質，和法國國民性

相近，和德國國民性相遠。第三件，自從德國占領以後，求治太急，努力用同化政策，事事加以干涉；不知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平等的理想，深入人心，兩州人民既已習之若素，專制之威，如何能受，所以愈干涉愈生反感，愈防範愈招搆貳，德人所以不能終有兩州，一半也算咎由自取哩。記得當時老毛奇將軍有句話，說道：『亞爾莎士洛林，過得五十年，纔算眞眞我們德國的領土呢。』他的意思，也是認定了這塊肥肉不是很容易吞得下去，不料恰恰到了第四十九年，就要吐出來，毛奇的話，竟成讖語了。

法德兩國所以拚命的爭這兩州，並不是面子上爭領土伸縮的名譽；其實軍事上、生計上，兩州之對於兩國，真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的切膚利害。軍事上呢：老毛奇叫他做「最短的國境防備綫」，梅孜和司脫拉斯堡兩要塞，都是世界著名

難攻不落的堅壘。生計上呢：米尼特的鐵礦區，廣袤四百六十三方哩，綿跨兩州，每年產鐵二千一百萬噸，計德國全境每年產鐵總額二千八百五十萬噸，這個礦區所產，占了四分之三了；五年以來，所以能軍械日新，持久不屈，都是靠這礦的供給。兩州關係，既已如此重要，所以法國開戰之初，即以恢復兩州爲最主要之目的；中間和英俄兩國締結密約，頭一條就是要求講和時以此爲主要條件。一九一六年，威爾遜想做調人，要求兩造宣布戰爭目的，法國首舉的便是恢復兩州。後來威爾遜提議講和條件十四條，便將這條加入，明白承認。反觀德國方面，雖屢次提議講和，然而對於這一條，始終絕無絲毫讓步的表示，和議所以中梗，未始不由於此。倘使戰局成爲兩敗俱傷的局面，那麼到議和時，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還有多大的爭執。後來德國一敗塗地，這問題竟在休戰條約上輕輕鬆鬆一刀兩

段的解決，也算五年來人人意想不到的事哩。兩州的歷史和他的價值，既已大略說明，再敘我們行蹤吧。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下)

梁啓超

我們離開伏壘，天氣已將近晚，怱怱乘車往東進發，雨卻漸漸大起來了。……一路飢寒交逼，直至晚上快十點鐘，纔到洛林的首府梅孜。幸虧客棧是早已知會過的，替我們留下很豐盛的晚飯。諸君試想，這頓飯是怎麼個滋味呢？

客棧裏掛一幅畫，很有意思。畫的是中間坐着一位極慈祥的老太婆，旁邊兩位女孩兒，大的穿亞爾莎士服裝，小的穿洛林服裝，都撲在她懷裏；那題目是：『認娘還要投票嗎？』因為那時德國和中立國報紙，每每援引威爾遜十四條的民族自決主義，說亞洛兩州改屬，也該由住民投票一次；法國人反對他，這畫就是表示這個意思。我說法國人也未免過於意氣用事，

其實投票一次，還不一定是大多數通過改屬嗎？這樣子取得這兩州的主權，不是更公正更鞏固嗎？兩州問題，糾纏不休的已經好幾百年，因為德法兩國你來我往的拿他當戰利品，那住民就像從前俄國農奴一樣跟着土地移轉管轄，沒有一回尊重他們自決的權利，所以終究成一個問題。這回還是照鈔舊文的解決，能否算做永遠解決，我還不敢斷言哩。

我們新近從倫敦泰晤士報上看見美國人賽蒙——此人是著名新聞記者，曾和我談論，說西洋文明定要根本改造。——一篇通信，說：『梅孜這地方，是法德兩文明直接交衝點：大禮拜堂及其附近代表法國文明，車站及其附近代表德國文明。』我聽見這話，覺得很有趣，所以一到梅孜，就想按圖索驥的研究一番；雖是對於兩國國民性沒有深遠的研究，不能下精關的觀察，但就表面看來，也像有幾分領會。車站一帶，土人叫做

新城；禮拜堂一帶，叫做老城；兩城氣象，一望便覺截然不同。新城建築，都是方的、粗的、堅實的、樸素的、嚴整的；老城建築，都是圓的、多角的、緻巧的、流麗的。那街道，新城表示一種意匠的、秩序的感受，老城表示一種自然的、自由的感想。再看那民情，新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方嚴峻整的美德，老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活潑樂羣的美德。仔細看來，真是兩種文明好個對照。別處都市，劃出一區自爲風氣的，未嘗沒有，例如美國各市的唐人街，歐洲各市的猶太人街，雖住民氣象，與別不同，但總是寄人籬下，不能把自己的文明特情表示出來；像梅孜這樣的實是少見。因爲兩邊都是很高等的文明，程度相當，同生息於自治政制之下，各人能夠把他固有的特長，用平等的方式盡量發揮，所以特質都顯豁呈露了。現時雖未能淳化爲一，但接觸既頻繁，既切密，則化合作用，自然發生，將來或

有一種新性質的文明，從此地胎孕，也未可知。就這點看來，德法兩國屢爭二州，迭爲勝負，安知不是全人類進化事業之一種手段呢？我因此又想起歐洲文明，爲什麼內容如此其豐富，分化如此其靈敏，就是因爲接觸的機會多，消受的機能慣。我國從前除了印度之外，沒有機會和別方面的高等文明接觸，無怪停頓到今了；現在機會到來，且看我們能不能利用吧。

我們在梅孜住了一天半，照例應看的地方都看到了，內中最令我感動的，卻是一個新銅像。該市公園正中，本來有一座德皇維廉第一的銅像，光復之後，市民把他毀了，別造一座替代；我們來遊的時候，正在拿石灰捏成像範，還未動工呢。你猜這替代維廉第一的人是誰？玻安加利嗎？不然。克里曼梭嗎？不然。岳福嗎？福煦嗎？不然，不然。法國前代的英雄某人嗎？更不然。他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人，也並不像那一位有

名人的相貌。他身穿法國兵卒的軍衣，頭戴法國兵卒的軍帽，背着一個軍用皮包，右臂擎一枝槍，左腳踏着一頂德國軍帽；像碑底下刻着三個法國字，譯做中國話是「拿住他們了」的意思。若定要問這人姓甚名誰，我只得拿中國話答應，說是姓法名叫蘭西的一位兵大爺便了。我看了這個銅像，覺得他用意真是深長美善，他表示出一國中歷史上大事業，並不是一兩個有名人做出來的，乃是大多數無名人做出來的。所以這個銅像，我叫他做「平民化」的銅像。其實歐美今後大勢所趨，那件事不是「平民化」，這銅像不過一種顯著的表徵罷了。……

十一日夜間四點鐘由梅孜搭火車，天亮就到司脫拉斯堡——以下省稱司堡。司堡是亞爾莎士的首府；從前德國經營這兩州新領土，就拿這裏做中心點，所以規模比梅孜更爲宏大。全市也可分作老城、新城兩大部分：老城以教堂爲中心，教堂全

部用紅色石築成，所以我起他一個名叫做赭石寺。赭石寺爲十三四世紀遺物，最精麗之峨特式：內部全用攢疊式的圓柱，一大柱以無數小柱圍繞之，攢而爲一；各小柱皆透鑿離立；雕鏤之精，生平少見。舊城內屋舍的建築，許多都是文藝復興時代式：樓房多凸出，好像飛檐，上層比下層寬；屋頂多作尖三角形；家家外牆，多有壁畫，滿目都是古香古色。赭石寺旁邊，有一間十五世紀的古屋，如今拿來做飯館；我們就在那裏吃晚飯，並不是貪他菜好，只算頑古董罷了。新城是德國割領後所建，以德皇行宮爲中心，行宮前面一個大廣場，右邊一帶爲各行政官署，左邊一帶爲大學和圖書館，正對面爲州議會和法庭，廣場中間便是大公園：那種莊嚴整肅的氣象，簡直成了縮影的柏林了。這就是司堡大概的形勢。

司堡當第一世紀，已見紀載，原是歐洲中部一座有名的古

城；十三世紀前爲天主教聖僧采地；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爲德意志自由市；一六六一年始隸法籍。那時正當路易十四全盛時代，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文化，感受極深，貢獻亦不少。發明印字機的顧丹伯，創造法國國歌的黎士禮，都是本市籍貫；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對於世界，都很有點自負。法國人向來也拿他當國中聲明文物很重要的一部分：巴黎羅浮宮前面，有八座女神像，代表全國，內中一座，就是司脫拉斯堡女神。自從德國割去亞洛二州，巴黎市民，便在這神像左臂上，纏一塊黑紗，表示持喪服的意思；每年到割讓紀念日，總有無數的人，集在這女神像下，徘徊瞻戀，繼以痛哭，五十年來如一日。直到這回休戰條約實行，兩州完全光復，那神臂黑紗，方纔除掉；如今滿身都掛着極美麗的花球、花圈了。……

從紐約到芝加哥

星野

在地圖上，美國是一個和中國差不多大的國家。在事實上，美國的繁盛，大半集中於從紐約到芝加哥的一條直綫上。在這數百英里以內，排着做美國產業本命的許多大城市、大礦山、大工場。天上有飛機，成天的往往往返；電話、電報，忙個不了；幾十條鐵路，像一束大鐵索，把這個大產業區域緊緊的連接起來。在這個交通網裏面，一切是快，是忙，是熱烈，是喧鬧。

坐了一夜的大汽車，在忙與快中混慣了的我，居然也感覺到相當的疲倦；尤其是當汽車穿過高峻的山脈，向着被煤煙薰黑了的畢次堡城的時候。

畢次堡——那美國無數的大產業家、大資本家的故鄉的畢次堡，是我認為全世界最醜、最髒的城市。灰色的房屋，顛顛倒倒的建在那沒有一株綠草的礦山上面。街道是那樣的狹小；

牆上、窗上，塗着火紅色的廣告，像毒蛇口上留着的鮮血。

在山坳裏面，千百條的煙囪，吐出薰天的煤煙。在那地獄似的製造廠裏面，多少美國人在出賣他們的汗血，汗血構成了鋼鐵大王、鉛業大王們的幾千萬、幾萬萬的財產。畢次堡的鋼鐵和鉛，建築成紐約的華爾街；而紐約的華爾街上面，浮着一個所謂華盛頓政府。做過三朝財政總長的老美隆，便是畢次堡的驕兒。曾經操縱歐美兩大陸產業命運的加匿奇，是畢次堡鋼鐵鋪子裏做學徒出身的。自加匿奇的鋼鐵公司，賣給了銀行大王摩根以後，那位紐約銀行街的暴君，便用他的合衆國鋼鐵公司，操縱着美國乃至世界的產業的命運。

好容易離開了畢次堡的煤煙，汽車用每小時五十英里的速度，向西疾馳。大城市像念珠一樣的串成這一道資本主義國家的奇妙鏈鎖。這邊是亨利福特們的金錢所鑄成的汽車城；那邊

是橡皮業的中心的阿可籠城、克來扶輪、他來唐等城，聚集着幾十百萬的工人，在那邊替美國製造或好或惡的將來。新的工業城市，在過去五十年內，像香蕈般生長出來。在這許多繁星般的都市裏面，芝加哥的地位，好像是領袖羣倫的明月。

（節自申報自由談我來自東）

渡落機山

星野

美國西部，從美西瀉碧河以西數百哩開始，直到靠近太平洋岸的落機山脈爲止，原來是一片大荒野。現在這個區域，大半已經栽種着小麥，但是西邊一部分依舊是黃沙漠漠、赤土千里的狀況。……

在一二百年以前，這裏還是紅色的印第安人統治着的世界。他們騎着高頭大馬，用鳥羽製成的帽兒，披在額後。腰上緊緊的束着紅帶，兩腿挾着馬肚，像飛鳥一樣的輕輕快快的跑。

當玉蜀黍長滿了田野的秋天，他們便會燒起野火，男男女女，圍着猛烈的火狂舞。他們穿着鹿皮的鞋兒，他們拜着刻有鳥獸形狀的圖騰柱。他們的生活，是耕耘、打獵和戰爭。在白人未到之前，紅人的各族，互相殺戮。他們將殺下的人頭，做自己榮譽的記錄。……三四百年以前，歐洲的白人，渡過大西洋，從東部和南部侵入，紅人們除了對付各族間的戰爭以外，又要和白人廝殺。他們的勇敢和他們的善戰，是美國人津津樂道的；他們的俠義、他們的慷慨，也是現在的美國人萬不能及。然而在短短的三四百年期間，這些原來美洲的主人，已漸成博物院的材料了。

但是紅印第安人的勇敢善戰和他們對白人的抵抗和屠殺，間接的使美國民族得到一種新生力、新精神。歐洲民族向北美發展，愈向西走，所遇的抵抗力愈大；而為克服這種抵抗力，

在美洲的白人所養成戰勝環境的能力亦愈大。當開邊的先驅者如朋恩等，划着用樹榦鑿成的獨木舟，循着美西瀉碧河的支流上去，兩岸鬼森森的是有毒的森林；印第安人的毒箭和石子，時時向他們發射。他們在重重壓迫中掙扎着，他們一年到頭沒有所謂安定和享受的生活。在用粗木編成的小屋裏，他們沒有火爐，更沒有地毯。婦女也只得學會種田，小孩子也只得學會打槍。他們養着長長的鬍子，在半沙漠質的地帶上，和半開化的紅印第安人爭着生存。血和死，點綴着他們日常的生活；馬和槍，是他們的依託。他們爲消滅野蠻的異族，他們也染來蠻族的勇敢好戰的氣質；而這種氣質，乃是美國民族所以有真實的成功的一個主要條件；尤其是這一帶的美國人，現在還保持着紅白二族戰爭時代的習慣和風氣。

女人大部分會騎野馬，男人大部分都知道用手槍。他們比

東部的美國人，比較直爽些，富有革命性些，喜冒險，愛反抗。當印第安人被消滅以後，他們便用克服異族的方法，來克服自然的壓迫。鐵路造成了；礦石開闢了；運河、水堰、馬路、地下的運油管，都是很快的出現在這不毛的地帶。……

汽車愈開近了落磯山，田野的沙漠性也愈加利害。山坡是由黃色的灰土堆積而成，每當疾風過時，黃沙從山上重重的飛下。空氣是那樣的乾燥，我彷彿在埃及的金字塔下面旅行。太平洋的溼風，因為被山脈擋住，不能吹到這裏；而此地離開墨西哥灣，距離又很遠。沙積堆中雖然也有幾片農田，但只能種着大麥與黑麥。墨西哥人戴着闊邊的草帽，穿着大腳管的騎馬褲，時常在荒野中出現。他們還保存着些古西班牙騎士的風度、和紅印第安人的血統遺傳。粗而黑的臉上，配着硬而且黑的鬍子，很得意的唱着墨西哥的情歌。美國西南數省，原是從墨

西哥人手裏奪過來的；所以在落機山西南部，還住着不少的墨西哥人。

……汽車在山頂轉了幾個鐘頭，慢慢地送我到落機山的西麓去了。這邊的空氣，非常澄鮮；在這五月的天氣裏，綠色的叢林，遮住了山上的一切。汽車路綫，灣灣的從綠陰中穿過，路旁隱隱的看見紅色的小屋子，那大半是富人的避暑山莊。在近鹹湖城十哩以內，一切景物，都含有清新的詩意。一大羣綿羊，沿着山麓，迎着汽車慢慢而來；汽車夫也只得停車，讓羊兒在車旁挨挨擦擦地擠過去。當夕陽已照滿羣山的時候，山中的櫻桃樹、樹下的小湖、和湖面游泳的白鵝，輝映成趣。鹹湖城便在羣山中建着，街道很清潔而廣闊；建築物的新潔而整齊，是我在美國很少看到的。

僅在幾十年以前，鹹湖城一帶，還是一片被黃沙堆積着的

、爲紅印第安人所馳騁着的荒野。以後摩門教的教主，帶着一些不怕吃苦的男女們，推着笨而且重的牛車，度過落磯山而來，他們受過旱災、蝗災；他們和勇悍的異族作戰，與殘酷的大自然壓迫力作戰。他們開始建設灌溉的系統，把無數荒漠化爲良田美土。現在摩門教的教堂裏面，還陳列着許多先民的遺物、和開闢時的一切圖畫。你假使去參觀，他們會仔細招待及指導你們的。……

落磯山以西，所經過的都是美麗的田野。在哥倫比亞河流域之內，麥田一片，可以和美西瀉碧河流域東西比美。此地最使我注意而佩服的，是他們的溝洫制度。如參議員波拉的故鄉寶賽城，本來是一塊不毛之地；現在人工造成的水渠，已把這個小城環繞起來。渠的兩旁，綠草青青，很和平地像地毯樣鋪着。你說這個是城市，不如說牠是極合衛生的公園。誰知道在

未加灌溉以前，這裏是一片黃沙漠漠的地方。我贊歎物質科學之偉大，因為牠而才使人類有這樣美麗的地方。偉大的物質科學，牠能替人類從地獄中造出天國來。

從地獄中造出天國，乃是進步民族不斷努力的趨向。在物質建設方面，美國人確有這一種能力和精神。美國西部，是比較開闢遲一點的，然而許多建設事業，已經超過已老的東部。他們能保持着紅印第安人遺留下來的勇敢、冒險、和蠻幹的精神，積着百多年吃苦耐勞的習慣，利用最新的科學發明，而改造他們的物質環境。我羨慕他們，我妬忌他們，我希望太平洋對岸的中國民族，也有同樣的精神和同樣的努力！

（節自申報自由談我來自東）

教戰守策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

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

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

，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旣久，則又以軍

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與？

告友邦人民書

蔣中正

中國之自由獨立，關係於全世界之和平，此今日中外有識之士所共信者也。蓋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物產之富，而不能在國際上取得自由平等之地位，則懷抱野心、希圖擾亂東亞、破壞世界和平者，必伺隙而動，冀遂其侵略兼併之大欲

，自不待言。頻年以來，中國內亂不息，戰禍相尋，亦正以軍閥得帝國主義者之後援，軍械輸入，源源不絕，祕密貸款，時有所聞；因而軍閥武力統一之迷夢，始終不得覺醒，悍然與革命勢力頑抗，以延長中國之內亂；此非祇增加中國人民之苦痛，亦且妨礙國際間任何正當事業之進行，凡僑居中國以及關心於中國之友邦人士，早爲之戚然不安矣！

若使此不幸之局勢，更延長至若干時，而甘心賣國之軍閥，於日暮途窮之際，益復倒行逆施，不惜拋棄中國主權，或竟因赤色帝國主義者之威脅利誘，而樂與之勾結，則其禍更將不知所屆。東亞均勢之局既破，列強逐鹿之心益切，其因中國問題而引起全世界第二次大戰，殆爲必然之事。此世界第二次大戰，將首以東亞爲戰場，而世界各強國，皆將捲入漩渦，其禍必更烈於世界第一次大戰。蓋中國問題與世界關係之重要，視

巴爾幹問題爲甚；而中國終不能忍受列強之任意處分，亦非巴爾幹諸小國之比；將流全世界之血，而仍無以解決之也。

中國問題，祇有中國人自己解決之。中國國民黨孫總理之致力於國民革命，與國民革命軍繼承孫總理遺志而舉兵北伐，皆所以謀中國問題之正當解決；直接爲中國國民自求獨立自由之權利，而間接卽所以促進世界之和平。蓋軍閥爲中國和平統一之梗，亦卽爲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之俵；軍閥不翦滅，則中國統一不可期，中國人不得安，列強在中國之角逐亦不得息。故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國民革命之入手方法，則必在剷除一切軍閥。爲謀目的之達到，不得不先從事於障礙之掃除，此北伐之舉所以不容已也。凡一民族之革命，爲一民族自己之事，在理不勞外人越俎過問；況自由平等，尤爲人類共通之正當要求，中國國民黨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戰

，萬無外人置疑之餘地。中正所以不憚煩言，爲我友邦人士告者，以北方軍閥散布謠諑，以欺騙全世界友邦，謂我革命軍爲無意識之排外。今願我友邦人士勿爲所惑，中正敢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名義，爲極負責任之聲明：我國民革命軍所至之地，絕對不致有排外之行動，革命軍對於外人之生命財產，必與本國人民同爲極嚴密之保護；同時亦願我友邦人士曉然於接濟軍閥卽所以延長中國內亂，而妨礙世界之和平，應立刻停止其售賣槍械或祕密貸款於軍閥之行爲也。

總而言之，中國革命終必達於成功之境，有以友誼匡持扶助之者，中國人將永感之；若以無理之干涉，障礙其革命，則亦徒招中國國民之怨恨而已。中正深信各友邦必能爲保持東亞和平與增進中外睦誼，共同努力也。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宣言(上)

世界經濟恐慌，近已波及我國；而連年天災人禍，紛至沓來，荒歉頻仍，百業凋敝。所最堪痛心疾首者，則農村破產之呼聲，幾隨國難以俱至。其所以致此之由，固非一端，而兵災、匪患，與非法賦斂，重重徵收，以及各種不經濟之支出，皆加重吾民之負擔。我國以農立國，農民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瞻念前途，不寒而慄！財政部有鑒於斯，爰於四中全會舉行時，首以整理田賦、減輕附加爲請。中央關懷民瘼，深慮地方情勢，不盡相同，措施或有扞格，遂經行政院決議，令由財政部於五月二十一日，召集全國財政會議，以討論一切財政問題。開會之時，蒙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代表蒞臨致訓；林主席、汪院長、復訓導頻加；蔣委員長雖在軍書旁午之際，猶復電加勸勉，諄諄以「內外相維，於開源節流規

劃方案，努力實行」爲訓；而各方之函電交馳，屬望於本會者尤殷。同人等感奮之餘，愈覺責任之重大。茲幸秉承有自，粗具端倪。開會之期計七日，議決之案凡百餘，謹撮其犖犖大者，以爲國人告：

總理有言，『土地問題解決，則民生主義即可解決。』是土地問題，實爲民生主義之中心；而田畝之先事整理，尤爲刻不容緩之圖。本會議議定「土地陳報綱要」若干條，對於陳報手續，力取簡便，人民呈契，隨驗隨還；對於陳報費用，不取分文。凡人民之不瞭解陳報意義者，並須事先詳爲指導，不准妄事強迫。其各地之清丈與清賦，已辦有成效者，均得各從其宜。並議定自閉幕之日起，立卽呈請政府，頒布明令，對於田賦，永不再增附加；至以前附加各稅捐，概須分期減除，并從事稅則之根本改訂，及征收制度之澈底改良。——此言輕賦恤

農之辦法，可告國人者一也。

苛捐雜稅，最爲擾民。本會議議定：限自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起，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底止，由地方斟酌情形，分別先後，逐一廢除，（至苛捐雜稅之分類，即依約法第二十六條及監督地方財政暫行法第六條之規定）切實履行。——此言廢除苛捐雜稅之辦法，可告國人者二也。

營業稅、牙稅、契稅，俱爲地方大宗收入，因歷年辦理，未盡妥善，遂致稅收銳減。當此百業凋敝、工商困苦之時，一方面整頓稅入，一方面兼顧商艱。本會議議定各種章則，多參酌地方實際情形，次第改革。而其他稅制之改進、經徵制度之劃一，亦分別擬具方案，以利推行。並冀餘款漸積，以備發展實業，辦理建設之用。——此言改善稅制之辦法，可告國人者三也。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宣言(下)

預算制度，爲財政之樞紐。國家稅費、地方稅費之劃分，雖定於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而省地方稅費、縣地方稅費之劃分，至今尙付闕如；以致省縣之收支失其平衡，而地方事業遂難期發展。本會議議定，自今以後，省、縣地方收入支出之標準，必須詳細劃分，如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劃分國家稅費、地方稅費之前例；而統收統支，尤須有條不紊。此實開吾國曩昔鮮有之先例，而有裨於計政與地方事業者尤多。——此言確定地方預算之辦法，可告國人者四也。

近世理財政策，千經萬緯，要不出增加國家收入、與發展國民經濟兩途。而政策之如何運用，端視其環境需要而定。若就我國最近環境而論，則舍注重發展國民經濟一途，別無入手之方。本會議根據此旨，議定提倡生產、獎勵貿易、遍設農工

銀行各案。至於幣制之改進、稅源之培養，固無不與發展國民經濟有關，此次會議，亦均詳加討論，定有方案。——此言注重生產建設之辦法，可告國人者五也。

籌辦地方自治，最爲當今急務。各省、市、縣，在此時期，應行舉辦之事業甚多，平日之依賴雜項捐稅，以資挹注者，不勝枚舉；對於支出一途，設不妥爲籌劃，但令裁免各稅，固非事理之平，亦恐因噎廢食。本會議議定，自下年度起，將中央收入之印花稅收入，儘先爲補助地方之準備；並將煙酒牌照一稅，全部劃歸地方征收。其支出中之司法經費一項，原由地方支出者，一俟財政部與司法行政部議有辦法，亦可歸由中央負擔。——此言實行內外相維之辦法，可告國人者六也。

綜上所見各端，皆我全國同胞所屬望於本會者，其要固不在多言；而本會之所以痛自惕勵、引爲己責者，亦惟期於實踐

。總之，地方之於中央，民衆之於政府，休戚相關，誼難漠視。財政非中央單獨之財政，乃全國共同之財政；財政之張弛，應與全國共圖之。此次會議之重要使命，即在集合羣策羣力，共謀解決之方；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利在達於時變。自今以往，願我中央及各地地方當局，暨全體民衆，共依此次議決各案，切實推行。以後對於各項收入中，有涉於苛雜擾民者，必芟夷之，釐剔之；果能先去其太甚，亦可使民力小休。其各項支出中，有無益者、不急者，必罷緩之；有過度者、浪費者，必減節之。能節流便無異開源，能減費自無庸加稅；果能少減吾民一分之負擔，即無形爲吾民養一分之元氣。

抑又有進者，利用厚生，必賴生產；社會繁榮，須培根本。金融固以市場爲流轉，而市場實以農村爲策源。究應如何利用遊資，以期救濟農村之衰落，更深有賴於全國財政界、金融

界同人之努力者也。財政與政治、軍事各方面，相互關聯。溯自北伐成功以來，全國軍制，雖已逐漸統一，而散處各地未經正式編練之部隊尚多，積習未除，需餉尤夥，徵發農產，擅增附加，賦斂繁興，未始不造因於此。現本會議已建議於軍事當局，請予嚴行制止；各地方軍事長官，受國家干城之寄，當必贊同此旨，極力促成。

吾人身經今茲國事之艱危，目睹各處人民之痛苦，本各人良心上之主張，在此會議最短期間，議定各種方案，思挽回國家險象於萬一；所望邦人君子，一德一心，共襄郅治！謹此宣言。

（採自申報）

不爲與不能

孟子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斃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黷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黷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不爲與不能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庖丁解牛

莊子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譔，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軻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君子善假於物

荀子

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

也。……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人和自然

杜亞泉

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活於自然之中，得着自然的恩惠很多；但所受自然的障害，亦復不少。所以人類的生活，一方要尊重自然，順應環境，以保持其自然的生活；一方卻要利用自然，制馭環境，以增進其文化的生活。這兩方須互相調和，生活方達於圓滿的境域。

我國周秦時代的哲學家，如老莊一派，是主張尊重自然的

。因為當時的社會，受禮教的桎梏，違反自然太甚，所以他們想糾正一下。但他們以清靜無爲爲自然，蔑視勞作的成績，妨害社會的進步；這是老莊一派的流弊。又如管商一派，是主張利用自然的。因為當時的社會，專務虛文，忽視實利，所以他們要提倡一下。但他們急功近利的政策，足以增長夸詐的風習，養成貪酷的世情；這是管商一派的流弊。

西洋自十六世紀以後，自然哲學勃興；實利主義與人文主義，對抗至數世紀之久。前者重現實，崇尚功利，研究自然理的應用；常注目於自然界中物質勢力的偉大，視人生不過爲物質勢力所動的機械。後者重理想，愛好藝術，欣賞自然美；常注目於自然生活的合法，認自然界爲聯絡精密的共存體。歐美工商事業的興盛，固受實利主義之賜；然社會經濟的矛盾，國際競爭的劇烈，實利主義實爲禍首。歐戰以後，世界和平條

約的締結，社會生活狀態的改善，皆以人文主義爲基礎；實利主義亦受其影響，而着眼於人類全體的福利，與人文主義相提攜。

現代人類，生齒日繁，若不能利用自然物和自然力，以增加生活的資料，則一部分的人類，勢必失其生活。卽以個人而論，當此物質文明時代，若不能瞭解自然的理法，以應用於實際，則生活易陷於謬誤，勢必受自然的懲罰。至世人往往認自然界爲弱肉強食的世界，認自然科學爲圖利儲金的科學；此乃自然主義惡化的結果，非自然的本相。人類對於自然，果能加以精密的研究，則能得到知識上的訓練，存真實而去虛僞；且能得到純潔的美感，喚起高尚的情操；又能明瞭自然的意志，而與人生以至善之目的；因以構成真、美、善的人生，精神上的滋養，較之物質上的利賴，更爲宏遠了。

喜怒哀懼

張耀翔

喜、怒、憂、懼，爲人類四種基本情緒，起於生活的變化。吾人生活不能絕對單調，至少亦難逃得失、榮辱、生死諸境遇，所以常不免發生情緒。

喜生於身心的舒適，慾望的滿足，安慰的獲得，或目的的達到。喜時頭昂體直，筋肉興奮，血脈伸張；大喜則手舞足蹈。

怒的原因最雜：受人侮辱或欺騙，失戀或其他失望，身體受束縛，言論遭反對，善意被誤會，缺點被指摘，罪惡被告發，祕密被洩露，利權被侵奪，名譽被敗壞等等均是。怒的態度爲進攻，怒的目的在破壞。怒時血管擴張，面色改變；胸部升高，呼吸加快；全身筋肉緊張，亦有運動錯亂，四肢抽筋的；口唇緊閉，牙齒相咬，兩拳緊捏；唾液增加，汗流不止——後

二者表示內分泌亦受影響。

憂的原因恰和喜相反。當心思閒散，想有所舉動而不能時，憂慮自生。憂爲活動的替身，凡不愛活動的人，憂愁最多。憂慮成了習慣，雖對細小事故亦寢食難安。憂時筋肉無力，額蹙，循環遲緩，雙目暗淡，呼吸帶吁嘆——十分消沈。

懼在一切情緒中發生最早，有先天和習得兩種。怕大聲，怕失支持，屬於先天；怕黑暗、火、蟲、獸、生人、羣衆、鬼怪，和其他無數種怕，幾全屬於習得。怕的態度爲退縮，目的在保全。怕時血管收縮，戰慄，心猛跳，筋肉弛緩，口音變粗，結舌或完全不能語言，唾液停頓，出冷汗，毛髮聳立，呼吸停滯，咽喉緊縮。總之，身心力量大減，變爲十分消沈。

哲學家往往重視理性，輕看情緒。他們說理性應管轄情緒，富於理性者當統治富於情感者。其實在大多數人的精神生活

中，情緒分明較理智爲重要。情緒可作吾人工作的動機，增進人生幸福，助成身心健康。個人和國家的命運，多半定於彼此的情感，不定於理智。人生除去一切情緒，便立刻變爲枯燥、狹隘。那些祇有思想、認識、判斷，而無喜樂、憤怒、憂慮、恐懼者，決非真實、健全、完備的人。

宗教家更主張壓迫情緒，認情緒爲惡劣根性。其實情緒自身並無善惡可言，在乎用之當否。譬如喜樂，本是活潑而常應表現的情緒；伴起的嬉笑，又是最合衛生的舉動；但幸災，樂禍，嘲笑，卻爲不良的表示了。憤怒本是最擾亂生理作用的情緒；伴起的打罵，並可傷人，盛怒可殺人；但公憤，義勇，革命，事業的奮鬥，卻又非常可貴了。憂慮本是最傷身心的情緒；伴起的啼哭，從無補於實際；但憂國憂民，卻可激起人的愛國和慈善行爲。恐懼本是最令人頹喪的情緒；伴起的退縮，恰

與進取冒險的精神違反；但畏疾病、貧窮、愚昧、腐敗、輿論、刑罰等等，卻可引起人的戒備、改革。不過在平常情形之下，怒、憂、懼三者的流弊較多罷了。

談情與理

朱孟實

朋友：

去年張東蓀先生在東方雜誌發表過兩篇論文，討論獸性問題，並提出理智救國的主張。今年李石岑先生和杜亞泉先生，也爲着同樣問題，在一般上起過一番辯論。一言以蔽之，他們的爭點是：我們的生活應該受理智支配呢？還是應該受感情支配呢？張杜兩先生都是理智的辯護者，而李先生則私淑尼采，對於理智頗肆抨擊。我自己在生活方面，常感着情與理的衝突。近來稍涉獵文學、哲學，又發現近代思潮的激變，也由這個衝突發軔。屢次手癢，想做一篇長文，推論情與理在生活與文

化上的位置。因為牽涉過廣，終於擱筆。在私人通信中，大題不妨小做，而且這個問題也是青年所急宜了解的，所以趁這次機會，粗陳鄙見。……

第一，我們應該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狹隘的。如果純任理智，則美術對於生活無意義；因為離開情感，音樂只是空氣的震動，圖畫只是塗着顏色的紙，文學只是聯串起來的字。如果純任理智，則宗教對於生活無意義；因為離開情感，自然沒有神奇，而冥應靈通全是迷信。如果純任理智，則愛對於人生也無意義；因為離開情感，男女的結合只是爲着生殖。我們試想生活中無美術，無宗教，（我是指宗教的狂熱的情感與堅決的信仰）無愛情，還有什麼意義？……

第二，我們應該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理智指示我們應該做的事甚多，而我們實在做到的還不及

百分之一。所做到的那百分之一，大半全是由於有情感在後面驅遣。比方我天天看見很可憐的乞丐，理智也天天提醒我賑濟困窮的道理，可是除非我心中憐憫的情感觸動時，我百回就有九十九回不肯掏腰包。前幾天聽見一位國學家投河的消息，和朋友們談，大家都覺得他太傻。他固然是傻，可是世間有許多事須得有幾分傻氣的人纔能去做。純信理智的人天天都打計算，有許多不利於己的事他決不肯去做的。歷史上許多俠烈的事蹟，都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

人類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則不特生人趣味剝削無餘，而道德上必流爲下品。嚴密說起來，純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純任理智的人縱然也說道德，可是他的道德是問理的道德，而不是問心的道德。問理的道德迫於外力，問心的道德激於衷情；問理而不問心的道德，只能給人類以束縛，

而不能給人類以幸福。

比方中國人所認為百善之首的「孝」，就可以當作問理的道德，也可以當作問心的道德。如果單講理智，父母對於子女不能居功，而子女對於父母便不必言孝。這個道理，胡適之先生在答汪長祿書裏說得很透關。他說：「父母於子無恩」的話，從王充、孔融以來，也很久了。……今天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纔想到這個問題上去。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會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也不會得他的同意，就糊裏糊塗的給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我們生一個兒子，我好比替他種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了禍根。……所以我們教他養他，只是我們減輕罪過的法子。……這可以說是恩典嗎？」因此胡先生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

胡先生所以得此結論，是假定孝只是一種報酬，只是一種問理的道德。把孝當作這樣解釋，我也不贊成把牠列爲一種信條。但是我們要知道眞孝並不是一種報酬，並不是借債還息。孝只是一種愛，而凡愛都是以心感心，以情動情，決不像做生意買賣，時時抓住算盤子，計算你給我二五，我應酬你一十。換句話說，孝是情感的，不是理智的。世間有許多慈母，不惜犧牲一切，以護養她的嬰兒；世間也有許多嬰兒，無論到了怎樣困窮憂戚的境遇，總可以把頭埋在母親的懷裏，得那不能在別處得到的保護與安慰。這就是孝的起源，這也就是一切愛的起源。這種孝全是激於至誠的，是我所謂問心的道德。

孝不是一種報酬，所以不是一種義務。把孝看成一種義務，於是孝就由問心的道德降而爲問理的道德了。許多人孝順父母，並不是因爲激於情感，只因爲他想凡是兒子都須得孝順父

母，纔成體統。禮至而情不至，孝的意義本已喪失。儒家想因存禮以存情，於是孝變成一種虛文。像胡先生所說，『無論怎樣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梁冠，拿着哭喪棒，人家就稱他做「孝子」了。近人非孝，也是從理智着眼，把孝看作一種債息，其實與儒家末流犯同一毛病。問理的孝可非，而問心的孝，是不可非的。』

孝不過是許多事例中之一種，其他一切道德也都可以有問心的和問理的分別。問理的道德雖亦不可少，而衡其價值，則在問心的道德之下。孔子講道德注重仁字，孟子講道德注重義字，仁比義更有價值，是孔門學者所公認的。仁就是問心的道德，義就是問理的道德。宋儒注仁義兩個字說，『仁者心之德，義者事之宜。』這是很精確的。

我說了這許多話，可以一言以蔽之，仁勝於義，問心的道

德勝於問理的道德，所以情感的生活勝於理智的生活。生活是多方面的，我們不但要能穀知，我們更要能穀感。理智的生活只是片面的生活。理智沒有多大能力去支配情感；縱使理智能支配情感，而理勝於情的生活和文化，都不是理想的。

我對於這個問題還有許多的話，在這書信裏只能言不盡意，待將來再說吧。

你的朋友，光潛。

（節錄給一個中學生的十二封信）

音樂與人生

王光祈

「禮樂之邦」四字，是從前中國人用來表示自己文化所以別於其他一切野蠻民族的。但這四字，同時亦足以表示中西文化根本相異之處。我們知道：西洋人是以「法律」繩治人民一切外面行動，而以「宗教」感化人們一切內心作用。所以西洋人常常自誇爲「法治國家」與「宗教民族」，以別於其他一切「無法無天」的未開化或半開化民族。

反之，吾國自孔子立教以來，是主張用「禮」以節制吾人外面行動，用「樂」以陶養吾人內部心靈。換言之，即是以「禮、樂」兩種，來代替西洋人的「法律、宗教」。——「禮」與「法律」不同之點，係在前者之制裁機關，爲「個人良心」與「社會耳目」；後者之制裁機關，爲「國家權力」與「嚴刑重罰」。「樂」與「宗教」相異之處，則在前者之主要作用，

爲陶養吾人自己固有的良知良能；後者之主要作用，在引起各人對於天堂、地獄的羨畏心理。——因此之故，音樂一物，在吾國文化中，遂占極重要之位置；實與全部人生，具有密切關係。

其實，「以樂治國」，並非中國人獨得之奇；古代希臘大哲，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輩，亦嘗有此理想。故當時希臘音樂學理中，有所謂「音樂倫理學」者，蓋欲利用音樂力量，以提高國民道德。自希臘文化衰微以後，基督教義成爲西洋人民修身立德之唯一信條；音樂一物，則漸從「倫理作用」，而變爲「美術作用」。換言之，西洋音樂，從此遂成爲活潑精神、激勵氣概之一種利器；同時並與「體育」交相爲用，以造成西洋人今日之健全體格與精神。反之，中國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儒家——主張以禮治國——兩派相爭，數千年來雖亦各

有盛衰；但儒家學說，終占優勢；至少亦能將法家思想，加以若干糾正，以阻止其片面的發展。不過「以樂治心」之說，頗爲後代儒家所忽略；甚至於直將音樂一事，認爲「末道小技」，幾乎視爲人生不必需要之物。於是，其結果，西洋人雖到白頭，亦無不生氣勃勃；而中國人雖在青年，亦無不面帶死色。近年國內人士，對於體育一事，雖漸知注意；而對於活潑精神之音樂，則尙十分輕視。至於吾國古代「以樂治國」之說，當然更無人顧及。

「枯燥的人生」，「殘酷的人生」，以及「淒涼的人生」，均爲民族衰亡的主要象徵。補救之道，只有從速提倡音樂一途。

美育與人生

蔡元培

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活動。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

以爲較近之觀照者，是知識；所以供遠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

意志之表現爲行爲。行爲之中，以一己的衛生而免死、趨利而避害者爲最普通；此種行爲，僅僅普通的知識就可以指導了。進一步的，以衆人的生與利爲目的，而一己的生與利即託於其中；此種行爲，一方由於知識上的計較，知道衆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獨生，衆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獨利；又一方面則亦受感情的推動，不忍獨生以坐視衆人的死，不忍專利以坐視衆人的害；更進一步，於必要時願捨一己的生以救衆人的死，願捨一己的利以去衆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別，一己生死利害的關係，統統忘掉了，這種偉大而高尚的行爲，是完全發動於感情的。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爲，這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爲強，轉薄而爲厚，有待於陶養。

陶養的工具，爲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作美育。

美的對象，何以能陶養感情？因爲他有兩種特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脫。

一瓢之水，一人飲了，他人就沒得分潤；容足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沒得並立；這種物質上不相入的成例，是助長人我的區別、自私自利的計較的。轉而觀美的對象，就大不相同。凡味覺、臭覺、膚覺之含有質的關係者，均不以美論；而美感的發動，乃以攝影及音波輾轉傳達之視覺與聽覺爲限，所以純然有「天下爲公」之概。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覽；夕陽明月，人人得而賞玩；公園的造象，美術館的圖畫，人人得而暢觀。齊宣王稱『獨樂樂，不若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樂樂』；陶淵明稱『奇文共欣賞』；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證明。

植物的花，不過爲果實的準備；而梅、杏、桃、李之屬，詩人所詠歎的，以花爲多。專供賞玩之花，且有因人擇的作用，而不能結果的。動物的毛羽，所以禦寒，人因有製裘、織呢的習慣；然白鷺之羽，孔雀之尾，乃專以供裝飾。宮室，可以避風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與彩畫？器具，可以應用就好了，何以要圖案？語言，可以達意就好了，何以要特別音調的詩歌？可以證明美的作用，是超越乎利用的範圍的。

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見，又有超脫性以透出利害的關係；所以當着重要關頭，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概；甚且有「殺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這是完全不由於知識的計較，而由於感情的陶養，就是不源於智育，而源於美育。

所以吾人固不可不有一種普通職業，以應利用厚生的需要

；而於工作的餘暇，又不可不讀文學，聽音樂，參觀美術館，以謀知識與感情的調和。這樣，纔算是認識人生的價值了。

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

在一百五十年前，法國的福祿特爾做了一本小說亢迭特，敘述人世的苦難，嘲笑全舌博士的樂天哲學。亢迭特與他的老師全舌博士經了許多憂患，終於在土耳其的一角裏住下，種園過活，纔能得到安住。亢迭特對於全舌博士的始終不渝的樂天說，下結論道，『這些都很好，但我們還不如去耕種自己的園地。』這句格言現在已經是「膾炙人口」，意思也很明白，不必再等我下什麼注腳。但是我現在把他鈔來，卻有一點別的意思。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範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應了力量去耕種

，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在這平淡無奇的說話中間，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於種薔薇、地丁，也是耕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藥材，雖是種類不同，而有同一的價值。

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這是要在先聲明的。我並非厭薄別種活動而不屑爲，——我平常承認各種活動於生活都是必要；實在是多半由於沒有這樣的材能，大半由於缺少這樣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這中間定一個去就。但我對於這個選擇並不後悔，並不慚愧園地的小與出產的薄弱而且似乎無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真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因爲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藥材，卻也一樣迫切的需要薔薇與地丁——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癡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我們沒有去顧視他的必要。……

有人說道，據你所說，那麼你所主張的文藝，一定是人生派的藝術了。泛稱人生派的藝術，我當然是沒有什麼反對；但是普通所謂人生派是主張「爲人生的藝術」的，對於這個，我卻略有一點意見。「爲藝術的藝術」將藝術與人生分離，並且將人生附屬於藝術，至於如王爾德的提倡人生之藝術化，固然不很妥當；「爲人生的藝術」以藝術附屬於人生，將藝術當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終極，也何嘗不把藝術與人生分離呢？我以爲藝術當然是人生的，因爲他本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表現，叫他怎能與人生分離？「爲人生」——於人生有實利，當然也是藝術本有的一種作用，但並非唯一的職務。總之，藝術是獨立的，卻又原來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離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爲渾然的人生的藝術便好了。「爲藝術」派以個人爲藝術的工匠，「爲人生」派以藝術爲人生的僕役

；現在卻以個人爲主人，表現情思而成藝術，卽爲其生活之一部；初不爲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觸這藝術，得到一種共鳴與感興，使其精神生活充實而豐富，又卽以爲現實生活的基本；這是人生的藝術的要點，有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我所說的薔薇、地丁的種作，便是如此。有些人種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種花志在賣錢；真種花者以種花爲其生活，——而花亦未嘗不美，未嘗於人無益。

（節自自己的園地）

文學季刊的發刊詞

胡適之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開始了文學革命運動；周作人先生的文學，奠定了新文學的建設基礎。

我們不再被囚禁於傳統文學的「狹的籠」之中；我們不再以游戲的態度去寫作什麼無聊的文字。我們知道舊瓶不能裝新

酒；我們也明白用新瓶來裝舊酒，其影響將是怎樣的惡劣。

十五年來，在新形式、新態度的雙重指揮之下，我們的文學是截然改觀的有了數千年來所未有的急驟的進步與轉變。這十五年來的文人的活動，無疑的將占有中國文學史上嶄新的、而且是最偉碩的若干篇頁；而現在還在急驟的進步與轉變中發展着。

這十五年來，許多作家們，雖然其作風不同，觀點不一，其所信仰的也未免有些歧異，卻有一個共同的傾向：

以忠實懇摯的態度爲新文學的建設而努力着。

有若干人曾創造了好些部弘偉的著作；有若干人曾領導了無窮無盡的第二代人向前奔馳而去；有若干人是怎樣鼓動了新的青年們的心肺；有若干人是怎樣的爲這個古老的民族萌芽了復興的生機。

探討這過去的十五年的歷史，我們是如何的興奮與嚮往——雖然也有不少的不滿與惆悵。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日本大礮與硫磺彈，雖燒燬了一部份重要的文學刊物而使之中絕了他們的光榮的歷史與使命；然而繼續這殘酷的屠殺之後的，我們的作家們卻以更雄壯勇猛的精神，出而建立了若干更堅固的文壇的礮壘。敵人們的礮彈燒夷得了我們的物質上的建設，卻絕對燬滅不了我們文化的火苗——反而更要煽熾了他們的光燄。

在這大時代裏，我們也將要盡我們的心力，以更健壯勇猛的精神，從事於新文學的建設。

我們這一部分人——列名於下面的本刊編撰人名錄裏的百十個人，雖然作風未必完全相同，觀點未必絕對的無歧異，卻也自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那便是：

以忠實懇摯的態度爲新文學的建設而努力着。

在這個共同的目標之下，我們將：

(一) 繼續十五年來未竟全功的對於傳統文學與非人文學的攻擊與摧毀的工作；

(二) 盡力於新文學的作風與技術上的改進與發展；

(三) 試要闡明我們文學的前途將是怎樣的進展、和向什麼方向而進展。

因此我們的工作將這樣的分配着：

(一) 舊文學的重新估價與整理；

(二) 文藝創作的努力；

(三) 文藝批評的理論的介紹與建立；

(四) 世界文學的研究、介紹、與批評；

(五) 國內文藝書報的批評與介紹。

這些都是很艱巨的工作；然而我們將盡我們的力量。至於收穫如何，那是我們所不能預知的。

這雖是一個同人的雜誌，然而將不限於刊載我們這百十個人的寫作。我們敞開門，懇切的歡迎許多未曾認識的作家們的合作。我們希望藉着這個刊物，將更認識許多未曾認識的友人們。

只要是同道走着的人們，便都是我們的同伴。

（採自文學季刊）

論「逼真」與「如畫」

朱自清

人見佳山水，輒曰「如畫」；見善丹青，輒曰「逼真」。則知形影無定法，真假無滯趣，惟在妙悟人得之；不爾，雖工未爲上乘也。

這是王鑑染香菴跋畫裏的話。他指出這兩個成語的矛盾：都說

好，一個說像畫的好，一個說近真的好。到底畫的（他所謂假的）好呢？還是真的好呢？他沒有說。他只說沒有準兒，祇要有妙悟，真的假的裏都能見出好處；沒有妙悟，單靠形似，怎麼工也不成。這麼着，他似乎還偏重假的。但是這番話實在有點兒玄，有點兒混，「逼真」與「如畫」兩個詞的意義，毫不明白。

「逼真」有兩種用法。且先鈔佩文韻府：

南史：『顏協工草隸飛白。時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逼真也。』

水經注：『上粉縣堵水之傍，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

韓偓詩：『縱有才難詠，寧無畫逼真。』

用以論詩文，也可以說「逼真老杜」、「逼真退之」，又可以

說「神態逼真」、「情景逼真」，還可以說「口吻逼真」，舉一反三，是在讀者。……

「逼真」短不了「似」，可是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方薰山靜居畫論：

東坡曰，「看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晁以道云，「畫寫物外形，要於形不改，」特爲坡老下一轉語。

合兩家之說，便是「逼真」的意義。這個詞用以論具形的東西，總是說甲模倣乙，得其自然。一是天然模倣天然，如水經注例。二是藝術模倣天然，如韓偓詩例。三是藝術模倣藝術，如南史例。但第二項下，若專就畫論，卻有些分別。人物、花鳥、草蟲，常用得着「逼真」二字；山水可不大用得着。原因是山水畫取精用宏，不斤斤於形似；似乎中國畫裏，山水一門最爲程式化，石頭的皴法和樹的畫法都有定型，只是代表天然而

非模倣天然。也許因爲山水與有生之物不同，所以可以如此發展。也有以「真」論山水畫的，似不多。王時敏畫跋云：

石谷所作雪卷，寒林積素，江村寥落，一一皆如真境，宛然輞川筆法。

也只能說「如真境」，像「逼真」那樣分量的詞，到底用不上。況且說到「輞川筆法」也決不至於真得逼人的。論畫的時候，「逼真」這兩個字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就是立體化。中國畫雖不講究陰影，可是未嘗不願意人立體地想像它。至於第三項，單就顏協的例說，雖然隸書怎樣神似范懷約，到底價值如何，卻當另論。

用在詩文上，「逼真」的意義又稍不同，只是具體的，或可感覺的。卽如「神態逼真」、「情景逼真」，都是說使人如見；「口吻逼真」，更使人如聞了。至於逼真老杜、退之，是

使人如默讀或朗誦兩家的作品，或全篇，或斷句。

「如畫」也有兩種用法。還是先鈔佩文韻府：

後漢書馬援傳：「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

諸葛亮黃陵廟記：「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

林逋詩：「白公睡閣幽如畫。」

「如畫」用以論人、論天然，都表示一種稀罕之感、超實境之感。涵義頗不確定；就所引的例說，便有清秀、雄偉、幽靜等。這實在是一種理想化作用的詞。用以論詩文，如「神態如畫」、「情景如畫」、「小人口角如畫」，也只是具體的、可感覺的，與用在詩文上的「逼真」，簡直一樣。所以「逼真」與「如畫」，並不是一個矛盾。

（節自文學）

文字求簡之弊

吳文祺

我們根本不相信「文貴簡鍊」這句話。

求簡太過，難免發生流弊：

第一，不通。不通有二種：一是不合文法，一是不合邏輯。如左傳襄公二年：「以索馬牛皆百匹。」照習慣馬可稱匹，牛應稱頭。此當言索馬百匹，牛百頭。論語：「沽酒市脯不食。」照習慣當云：「沽酒不飲，市脯不食。」文法本來是一種行文的習慣，不合習慣，就是不合文法。其不合邏輯者，如易繫辭：「潤之以風雨，」雨可言潤，風從何潤起？禮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車可以造，馬如何造法？（雖然諸葛亮曾經造過木牛流馬）在中國做古人最便宜，古人所作的不通文章，後人不但不敢公然指斥，並且還從而爲之辭曰：「此古人行文不避疏略」也！曰：「讀其辭則病，究其意則安」也！這是

崇古太過，不足爲訓了。

第二，晦澀。管子立政九敗解：『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此本當云：『人君唯毋聽寢兵；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省去了聽寢兵三字，以致詞意不屬。以王念孫之善於讀書，竟曲爲之解曰：『毋爲語詞，本無意義。』史記外戚世家：『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本文當云：『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略去了一句，意義便不易明白。史記樛里子傳：『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蘇轍古史改爲『母韓女也，滑稽多智。』假如沒有讀過史記的人看了，一定以爲樛里子的老太太，大約是卓別靈一流人物。史記甘茂傳：『甘茂者，上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改爲『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則老師變成了弟子，未免太

對不起這位史老夫子了。漢書張蒼傳：「年老，口中無齒。」劉知幾主張改作「老無齒」，實在太晦了。劉安世批評新唐書敘事不明，朱熹說新唐書「割地說得不調達。」姚鼐的敘事文，有點模糊不清，李慈銘越縕草堂日記嘗痛加指摘。最妙的是明胡纘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姓劉氏。」求簡而得繁，未免可笑！……

第三，樸陋。太簡便不免於陋。同一紀事，尚書不及史記，春秋不及左傳。因為前者簡陋，後者華瞻。……穀梁成公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劉知幾說：「宜除禿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但魏際瑞以為「如此一改，於神情特不生動。」願

炎武曾舉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及饋生魚於鄭子產章敘事重複之處，以爲「此正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瞞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謝榛四溟詩話云：「木蘭詞云：「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經意者，其古樸自然，繁而不亂。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馬，則簡而無味，殆非樂府家數。」又如章炳麟中夏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書：

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

又民報紀念祝辭云：

敢昭告於爾丕顯皇祖軒轅烈祖金天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夏
商周秦漢新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
聖帝，相我子孫，宣揚國光！……

聲情激越，好像有一種不可抵拒的力量逼人而來。如前者改作『願吾同志，無忘先烈！』後者改作『敢昭告於歷代之明皇聖帝，』文字是簡鍊了，但動人的力量也沒有了。

第四，削足適履。自唐宋八大家以至明之歸、唐，清之方、姚，近代的吳汝綸、馬其昶等，幾無一不是主張「簡潔第一論」的。內容空虛是可以的，事實不符是可以的，甚至道理不通也是可以的，但文章寫得不簡，那是萬萬不可以的！其結果便不能不犧牲事實遷就文章。歐陽修曾替范仲淹作神道碑，爲仲淹子所不滿，而大加增損。他又爲尹師魯作墓誌銘，尹之子孫也頗有異言。爲的是他記得太簡略了，不足以見死者之爲人

。蘇軾爲張方平作墓誌銘，與其子厚之書曰：『誌文計十日，月可畢。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方苞與程若韓書云：『來宗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粗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鞋太小了，腳太大了，寧可把腳削小一點以合於鞋，卻不可把鞋放大一點以合於腳！這就是古文義法！

（節自文學論文字的繁簡）

新課程標準適用初中國文讀本第六冊終



全十三種 共二百冊
定價三十三元

仿宋版巾箱本
連史紙精印
古書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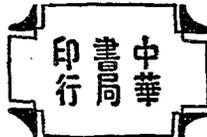
本書係聚珍仿宋版，字體優美清晰，用江南製紙公司製造之特種連史紙精印，潔白無光，袖珍小本，攜帶便利。所選之書，如四書、五經、國語、國策、史記、通志略、十子、以及詩文詞選本等，均爲必讀之書。並加句圈，尤爲誦讀。今世欲讀古書，諸多困難，有此一書，均可解決，蓋選擇既精，校印紙張又佳，而售價尤廉也。

全書內容

四書集注	詩經古注	書經古注	易經古注	禮記古注	春秋左傳注	國策	戰國策	史記	通志
六冊	四冊	三冊	八冊	十二冊	六冊	六冊	三十冊	十六冊	二十冊

史通通釋	老子	莊子	列子	墨子	尹文	管子	荀子	韓非子	孫子
八冊	一冊	四冊	三冊	四冊	一冊	八冊	六冊	六冊	六冊

淮南子	子略	古文辭類纂	續古文辭類纂	古詩選	今體詩選	絕妙好詞箋	詞選	續詞選	文心雕龍
六冊	一冊	十六冊	十六冊	六冊	三冊	四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新文化叢書

詩底原理

一冊 九角 中國是一個詩歌之國，但除了一

些詩話或詩品以外，幾千年以來，竟沒有一部

荻原朔太郎著
孫儂工譯

闡明詩之原理的偉著。本書為原著者費十年之功，易稿數次始成。其最精彩處，即在全書將詩之內容與形式，用主觀與客觀兩種原則貫串起來，作成有系統的論斷。原文用極淺近的文字，將極高深的理論，平淡的說出，實屬不可多得。

小說

原理

陳穆如著
一冊五角

陳先生對於中西文學，素有深刻的研究，尤擅長於文學的理論。本書是他數年來專門研究小說的心得之作，從「小說的目的是什麼」起，說到「小說的種類、派別、和發達史」，以及「小說與人生、詩歌、戲劇、科學……」種種的關係；小說的描寫方法，以及怎樣去鑑賞現代小說，也都詳細論及，所以這本書是研究小說者的有力指導。篇首附有謝六逸先生的序言。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全六冊)

◎第六冊定價銀六角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權 印

編者 朱文叔

校者 舒新城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務所

總發行所 上海中華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註冊商標

